

# 满铁研究

[Http://blog.sina.com.cn/mantieyanjiu](http://blog.sina.com.cn/mantieyanjiu)

2015 No2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 目錄

## Contents

- 01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卷首语） 许 勇

### 特稿

- 03 满铁附属地是日本军事侵略和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基地 苏崇民  
18 《满铁四十年》（目录） 苏崇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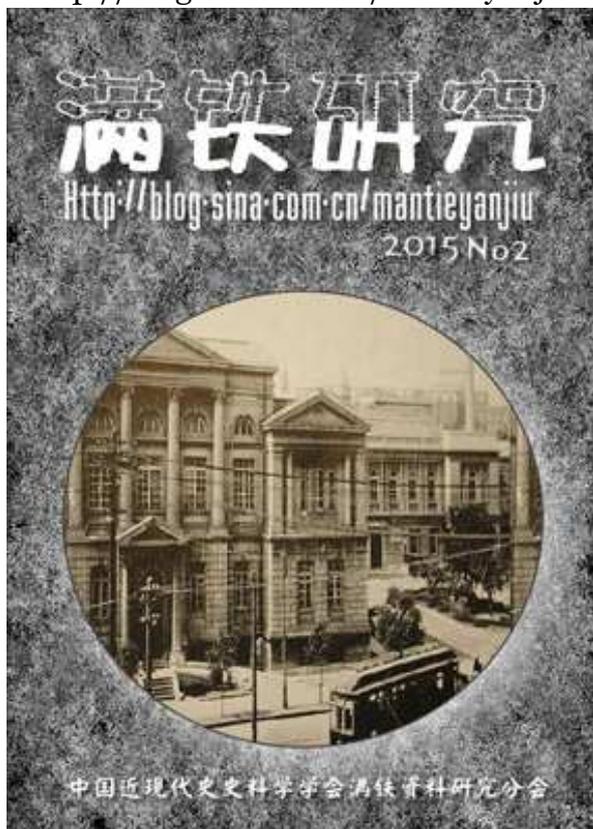
### 論壇

- 34 《南满铁路概论》及其作者陈彬龢 许 勇

### 文摘

- 37 辛亥革命期间满铁的侵华阴谋  
43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与近代日本侵华活动  
50 日本文化间谍中岛真雄在华的办报生涯

<http://blog.sina.com.cn/mantieyanjiu>



# 滿鐵研究

## MAN TIE YAN JIU

《满铁研究》编委会

主任：张星臣 魏海生

顾问：国 林 葛剑雄 张本义

沈友益 李海绩 李东翔

编委：张星臣 魏海生 韩宝明

郑 兰 刘建设 许 勇

主管：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主办：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主编：韩宝明

编辑：《满铁研究》编辑部

邮箱：[mantieyanjiu@163.com](mailto:mantieyanjiu@163.com)

地址：北京交大图书馆 611 室

邮编：100044

期次：2015 No2（总第 26 期）

日期：2015 年 6 月 28 日

网址：[lib.njtu.edu.cn/mt/mtyj.html](http://lib.njtu.edu.cn/mt/mtyj.html)

### 版權聲明

《满铁研究》刊载之文字和图片，其版权归作者所有。凡转载、摘编本刊内容，请注明“转载自《满铁研究》”，并按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本刊将追究违反规定者的法律责任。

### 徵文啓事

《满铁研究》是一份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主管，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的史学季刊。传递信息、交流学术，揭示历史，畅想未来是《满铁研究》的办刊理念和既定目标。本刊设简讯、动态、特稿、书评、史证、文摘、论坛、图库、译林、杂俎等栏目。欢迎海内外满铁研究领域的专家和爱好者为本刊赐稿。

執行主編：許勇

#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滿鐵附屬地是日本軍事侵略和武力干涉中國內政的基地」一文，出自蘇崇民教授的大作《滿鐵四十年》之政治編第一篇（滿鐵附屬地）第四章。

所謂滿鐵附屬地，是 20 世紀前半期在滿洲，滿鐵的所有地。原來是指大連至長春 704.3 公里、奉天至安東 260.2 公里、旅順線 50.8 公里、營口線 22.4 公里、撫順線 52.9 公里，以及甘井子、渾河、榆樹以及與這兩條幹線相連接的鐵路支線的鐵路用地，全長 1129.1 公里，佔地面積 1908 年為 182.76 平方公里。其後，滿鐵以武力為後盾，巧取豪奪，鐵道附屬地已不限於鐵道用地，到 1936 年擴大到 524.34 平方公里，其中包括許多大大小小的城鎮、市街用地及礦區。

附屬地的最高行政機構就是滿鐵總社，滿鐵對這些土地不僅有所有權，還有行政權。滿鐵的總裁，統轄整個附屬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滿鐵在附屬地內下設許多出張所、事務所。附屬地的鐵路貫穿長春、四平、開原、鐵嶺、沈陽、鞍山、營口、瓦房店、撫順、本溪、丹東等十餘個城市，而這些城市都是各地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殖民當局就是通過滿鐵附屬地來控制着大半个東北的經濟命脈，同時也控制着文化教育，大力推行親日教育，在侵略整個東北過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如果說滿鐵是日本侵華的急先鋒、大本營，那麼附屬地就是滿鐵策劃並實施罪惡的溫床、基地。

「《滿鐵四十年》目錄」與上文一樣，皆為蘇崇民教授賜予本刊的特稿。限於篇幅，“節”以下的題目暫做省略。《滿鐵四十年》是繼《滿鐵史》之後，蘇崇民教授的又一部學術專著，該書分總括編、政治編、經營編、經濟編四大部分，僅目錄全文就有 1 萬 5 千餘字。《滿鐵四十年》儘管還未付梓出版，但僅憑該書的目錄和節選，便可管中窺豹領略到蘇崇民教授的大師風範，可以預見它將成為滿鐵史學界又一部重要的參考文獻。

「《南滿洲鐵路概論》及其作者陳彬蘇」是講一本書和一個人的故事，民國時期介紹南滿鐵路及滿鐵的中文書籍原本不多，加上出自一個“不學有術”的“文化名人”之手，就更有些耐人尋味了。出身卑微的他，靠一張嘴、一手字，在上海灘、文化界左右逢源、騙吃騙喝，他是吹捧日本人的漢奸，他又是臭罵蔣介石的總編，他半人半鬼，他就是陳彬蘇。

「辛亥革命期間滿鐵的侵華陰謀」是通過遼寧省檔案館收藏的滿鐵檔案，來發掘相關素材的。辛亥革命爆發前後，滿鐵不但通過軍需物資的運輸，謀取暴利，

发战争不义之财。还积极参与了多项阴谋活动，如广泛搜集情报；亲自参与策划；提供军人贷款；提供活动场所；提供军事运输；与日本陆军相互策应。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与近代日本侵华活动」文中提到的东亚同文书院，由日本东亚同文会（首任会长为近卫文麿之父、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于 1900 年创办于南京，次年迁往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以其遍布中国的“调查旅行”以及衍生的“调查报告”而闻名，它实际就是一所为日本侵华刺探情报、培养间谍的特殊学校。

东亚同文书院与日本侵华机构“满铁”关系密切，其毕业生从第一期起，几乎每年都有在“满铁”就业的。日本战败后，存续了 46 年的东亚同文书院随之解散，东亚同文会会长、前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及日本首相、甲级战犯近卫文麿畏罪自杀，该会亦寿终正寝。

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上，担当了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先锋作用，它的历史已成为日本侵华史的一部分。

「日本文化间谍中岛真雄在华的办报生涯评述」中说的这个“报人”中岛真雄，绝对不是个省油的灯。中岛真雄的养父三浦梧楼（1847~1926），山口县人，陆军中将，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曾为战友，做过陆军士官学校校长、日本驻朝鲜公使及大正天皇的顾问官。1891 年，中岛真雄跟着师傅荒尾精（日本老牌间谍）来到上海，进入“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中文、英文。中岛真雄做过浪人和侵华日军的记者、翻译，甲午战争后，他来到福建创办了《闽报》，开始起在中国的“办报”生涯。在华 30 余年，中岛真雄先后创办了 6 份报纸，其中包括《顺天时报》、《满洲日报》、《盛京时报》等。中岛真雄是个有着特殊使命的“报人”，因此，他的“新闻事业”经常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以及“满铁”等机构的资助。

《顺天时报》揭不开锅时，中岛真雄还曾求助过儿玉源太郎（日本陆军大将、满铁设立委员长）以及儿玉的亲家寺内正毅（日本陆军元帅、内阁总理大臣）。

2011 年，本刊曾登载过「中国最年长的秘书」一文，讲述的是沈友益先生筚路蓝缕、无私奉献的故事。由沈老联想到苏老（苏崇民教授），一位是满铁分会的先驱，一位是满铁研究的泰斗。两位耄耋之年的前辈，他们的品德和文章，让编者想起了《诗·小雅·车辇》中的那句经典：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 滿鐵附屬地是日本軍事侵略 和武力干涉中國內政的基地

苏崇民

## 第一节 实行两手政策，干涉辛亥革命

日本以铁路附属地作为对东北扩大侵略的军事基地，动辄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内乱，窝藏盗匪，扰乱社会治安。

首先是帮助清廷反动统治者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

在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对中国实行两手政策。1911年11月，在满铁附属地，先由满铁出面容纳革命党人，并给予财政支援，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在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和递信大臣后藤新平的授意下，亲自到奉天操纵一切、企图趁乱绑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去大连，以便索取更多利权。满铁派出谷村正友与革命党人王国柱等联系，企图与革命党达成协定，用保证日本在东北的特权交换对革命党的支持。

“王国柱在10月30日由长春来，有满铁社员藤乡秀树及谷村正友伴随，谷村不直接见王，由藤乡向他报告，再送交中村总裁，由中村电告寺内伯爵，同时附言除后藤男爵外不要给任何人看到。谷村、藤乡二人受到中村的严命，不许向我官宪泄漏一切。”<sup>1</sup>但是，中村等人的阴谋策划同当时日本政府现行的对华政策抵触，因而遭到了总理大臣的警告和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叫停。中村不得不退回大连。满铁操纵革命党干涉中国革命一举遂告失败。

当时日本西园寺内阁的政策是维护和继续利用清廷尽量维持东北的现状，把东北变成日本殖民地则需等待对日本极其有利的时机。遂协助清廷驱逐和镇压革命党人，借口“保护侨民安全”，出兵占领南满铁路沿线的开原、营口、辽阳等地，迫使革命军撤离。1912年1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的关外都督蓝天蔚率领北伐军进入东三省，并在中立地带登陆，日本即以维持秩序为名，用军事威胁强行逼迫革命军从所谓“中立地带”撤出。

日本在东北从支持革命党到镇压革命党，脸变的如此之快，如同儿戏。先是日本军队公开支持革命党，甚至明目张胆地参加革命党的武装起义，正面对抗清军。1911年12月28日，在铁岭县“有日本武官数十名协同匪党首领孙某迫令（河防营）投降等语。当晚即有日人多名协助匪党在四门、衙署等处，遍放炸弹，并纵火燃烧。经该县警长赵宗贵率众抵死抗拒，亲见日兵放火。且日人在铁道界内容匪党四五百名，潜谋已非一日。二十九日晚一时被该匪等占据衙署。”“铁岭四门现均有日兵把守，城内衙署局所皆是日本兵弁”日军不准华军入城，而“匪徒携枪械往来日站，日本并不干涉并加保护。”甚至“我警兵被日兵擒去三名。”<sup>2</sup>而在1年半之后，情况完全倒转过来，乃是在革命党起义得手之后，由日军赶走了革命党。在1913年9月2日在本溪湖有第三革命党20余人举事，袭击警察

<sup>1</sup> 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P5,PVM1,P5267/5268。昭和44年11月15日奉天发5101（暗）电，第408号，落合总领事发内田外务大臣。

<sup>2</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1，第627~629页。

和监狱，甚至攻入县公署。当地的中国警官及县署官员争相逃命，可是由于日本官宪由附属地出动镇压，使革命党被迫退出。<sup>3</sup>截然不同的两种面孔，却都是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

不过这只是开了个干涉中国内政先河，以后则是愈演愈烈。

## 第二节 联络蒙匪，策划满蒙独立运动

对于西园寺内阁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对华政策，日本军部及川岛浪速等“大陆论者”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日本政府采取的上述方针是消极的，主张趁辛亥革命爆发之机策划“满蒙独立运动”，意图将东北分割出去，使之立即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成立“满蒙王国”。这一阴谋计划，主要由川岛浪速等一伙大陆浪人负责筹划，日本陆军当局派遣高山公通大佐、松井清助大尉、多贺宗之少佐等参与推行，北京守备队队长菊池武夫暗中给以协助。川岛还曾致电参谋本部要求给予援助。

当清政府在革命巨浪冲击下终于垮台之后，在川岛浪速等人的策划下，清朝肃亲王善耆于 1912 年 2 月 2 日秘密逃出北京，6 日到达旅顺，受到关东都督府的热情接待。日本军部、浪人又支持肃亲王善耆组成宗社党。把旅大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作为复辟清王朝的基地，搞“满蒙独立”，策划建立在日本控制下的“满蒙王国”。

在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的高山公通大佐等人参与下，由浪人川岛浪速等共同策划了蒙古五王公起事计划。制定了由东北运武器到内蒙喀喇沁、巴林两王府，组织“蒙古义军”，由喀喇沁王和巴林王等发动叛乱的周密布置。由松井大尉、木村直人大尉等人去内蒙古，策动喀喇沁王、巴林王共通举事。

日人明目张胆的策动，当然难以避过中国政府的眼线。1912 年 9 月 12 日，奉天后路巡防马步队帮统官耿玉田禀报：“据探访张景清报告……闻有某亲贵现住大连，日人川岛、河崎为之办事。拟定首领，镇安之高星阁、赵翰章、杨畅然等七人。闻杨某已携带公事、告示赴各处运动起事，奈军装尚无著落。饷项系日人刷印大清军用手票，公事、告示均由日人处发出。组织各地点系镇安、广宁、辽阳、海城、东围场、长春、法库、西丰、伊通等处。”9 月 14 日东三省督轅接铁岭电报“八号夜十钟，有专车一辆，载陆军用品，在铁岭卸三十余件，皆木箱。余皆装赴公主岭卸载。所装是何军械商难探悉。”9 月 19 日又有公主岭电报“9 月 12 日华人于云滴与日人由大连暗运快抢七十余箱，卸到长春头道沟日本守备队处。”<sup>4</sup>10 月 2 日公主岭电报“左宪章由省回长春，现在公主岭，招集四外匪首三四百人，均在河北租界。……各站运存枪弹，窝藏匪众，实有其事。”<sup>5</sup>

多贺宗之少佐负责将武器弹药伪装成普通货物经由铁路由大连运至公主岭，存于三井会社的仓库。由松井清助大尉率十余名蒙古兵由喀喇沁王府出发至公主岭接运武器。1912 年“5 月 23 日多贺少佐到当地日本警察支署表示该人负有向蒙古秘密运送枪械的任务，要薄（益三）负责搬运，发誓断然没有不合适的举动，木部领事相信其言，对薄等行动予以默认。”<sup>6</sup>当时，中国政府已获知“公主岭有左宪章，自称宗社党，因起事勾结日人六十余，胡匪二百余，头目名天顺、刘猷

<sup>3</sup> (日)《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下卷，第 63、64 页。

<sup>4</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2，第 79-81 页。

<sup>5</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2，第 84 页。

<sup>6</sup> 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MT74.mt15320,,P55、56， 滿洲ニ於ケル外交方針杆格ノ实例

廷、张宗玉、马新三、马俨海，蒙古人五十余，五月二十五日到公主岭，八日用木箱运枪械二十七车，赴距公主岭二十五里之朝阳坡等候”，为进行武装叛乱做准备。<sup>7</sup>5月26日公主岭交涉员郝延钟报告“闻公主岭铁道用地内，运来大宗军火直入三井洋行院内卸载，... 表面俱贴农器图纸，该洋行防范甚严，... 委员即往日警署诘问，亦云闻系农器，然词意闪烁，尤足滋疑，而该大车等已陆续由怀德之朝阳坡进行”<sup>8</sup>5月29日中国方面要求日本方面命令该一行人退去。6月8日一行人在郑家屯北方蒙古境图什图昌盛隆地方遭到吴统领部下马队的包围。冲突结果，吴统领已将中日各匪及车辆拿获，“枪毙日人三名，生擒日人十三名，毙匪十四名，擒匪十一名，蒙人一名，枪两杆，获车四十三辆，均载军火、外宝银三十锭。松井一行均被俘获，军火全被焚毁。... 七月十二日，准东三省都督来文并口供册一本，内称此次共获军火二百九十余箱，细阅日人及蒙匪所供，显系与蒙王联络一气，有意破坏我国秩序，主谋之日人松井被击负伤，尚复逃匿达尔罕王府内。”<sup>9</sup>当中国当局向日本大使交涉时，日本一面文过饰非，一面还倒打一耙，在日本外务省的文件中写道：“而上述内情暴露时，碍于非常不良的影响，因而外务省方面，一面对他们加以充分戒飭，同时说明本件是我国冒险商人同日华无赖同谋企图走私武器，我国官宪并不知晓。进而指责中国军当时凌辱员体及其它颇为野蛮行为，进而要求引渡吴统领扣留的货物”。<sup>10</sup>同时，东三省当局也破获了宗社党在开原、公主岭、怀德、宽甸、海城等地的秘密机关。其中一部分骨干分子又退缩到旅顺一带，以图东山再起。这样，由川岛浪速等人阴谋计划和宗社党的罪恶活动遭到严重打击；加之，日本政府对如何侵略中国问题，内部意见分歧，西园寺内阁极力反对川岛的计划，因而这一阴谋暂时未能得逞。这个所谓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就此夭折。

参与这次活动的有日本参谋本部、关东都督府、满铁、三井公司、警察署、肃亲王、宗社党、蒙古王公，还有外务省和领事馆为之善后。这次活动的根据地就是旅大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

### 第三节 发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1915年8月，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中国各地掀起反袁运动。当时日本大隈内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多边倒袁的方针，希图使中国陷于混乱，趁机分割中国领土，并进一步控制中国。认为任何人取代袁氏，均比袁氏更有利于日本；为达此目的，“默认”日本民间人士“支援”中国人反袁活动。3月21日，驻吉林日本领事森田宽藏由东京出发，依次到安东、奉天、牛庄、长春、哈尔滨和北京，向各地的领事转达了外务省的如下方针“对于反袁运动，如果有人给予援助，帝国政府将予以默认，进而为了严格统一其行动，政府在幕后加以操纵。”关东都督中村觉大将也传令，不再取缔日本人的“满蒙独立”活动。

与此同时，参谋本部方面，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刚从关东都督府参谋长调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福田雅太郎，直接担任幕后指挥。他们把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等四人派往中国东北。土井为此次举事的总指挥，他的任务是指挥川岛等人的满蒙独立运动，至少要牵制北方势力，以帮助南方势力的继续发展，

<sup>7</sup>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第995号。

<sup>8</sup>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案，1157捆，12516号。

<sup>9</sup> 外交部旧档案05，1，209 外政司交涉各案节要，民国元年七月止

<sup>10</sup> 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MT74.mt15320,,P55、56， 满洲ニ於ケル外交方针杆格ノ实例

如有可能，则使满蒙派与南方派互相呼应，逼近北京；并对于起事所需的资金筹措及武器的购买和运送，多多给以方便；同时指导其军事行动。土井经由朝鲜秘密进入中国东北，把川岛等人划归自己指挥之下，并由大仓喜八郎借给肃亲王 100 万日元的资金，拨给五千支步枪和八门野炮。

川岛浪速等人，又在大连、安东、貔子窝等地召集土匪，秘密组织“勤王军”2 000 余人，并勾结盘据在内蒙古的马队首领巴布扎布，重新从事“满蒙独立”活动。

巴布扎布乃是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辽宁阜新)人。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期间，他曾投靠日军，充当了日军的后备队，后曾出任彰武县警察队长。外蒙古宣布“独立”后，他“往投库伦”，当上了外蒙古军队的营长，被哲布尊丹巴授以公爵。1912 年到 1913 年，他参加了外蒙古叛军窜犯内蒙古的战争。1913 年 11 月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签订，窜犯内蒙古的外蒙古军队向北撤退。巴布扎布率部下千余人退至外蒙古车臣汗部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交界地带。1915 年 6 月《中俄蒙协约》签订，外蒙古取消“独立”，在中国宗主权之下实行“自治”，中国政府宣布“将所有附从外蒙古自治官府之各蒙人加恩完全赦罪，并准内外蒙人民照旧在该地方自由往来居住”。但是，巴布扎布并没有解散匪众，而是向俄国、日本侵略者寻求军火援助，同时率领匪众在锡林郭勒盟一带抢掠骚扰。

中国政府于 1915 年 6 月决定出兵剿办，并“电告库伦，派兵助剿”，但事未办成。北京政府又派员前去招抚，巴布扎布不肯就抚，继续为非作歹。1915 年 11 月 22 日黎明，中国政府军在萧良臣指挥下向游格吉庙匪巢发动进攻。

巴布扎布逃到呼伦贝尔地区以后，沙俄驻海拉尔副领事吴萨谛即将其置于自己的保护下。北京政府一方面准备从游格吉庙撤兵，另一方面派了一支 150 人的小部队进入呼伦贝尔地区。1915 年 12 月下旬，俄国沙皇政府指示其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方“切勿采取军事措施”，同外蒙古官府及呼伦贝尔当局协商解决问题。俄国政府指责中方“接连违犯蒙事协约及呼伦贝尔协约”，说：“因蒙古政府及呼伦贝尔当局不支持巴布扎布，派讨伐队追捕巴布扎布已无意义。巴布扎布问题，不采取军事措施可以解决，而且能够解决。”与此同时，俄国政府指示吴萨谛向巴布扎布提出同中国政府和解的“忠告”。此时的形势是，巴布扎布匪帮如果继续以武力对抗中国政府，将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命运，沙皇政府为了保留这支傀儡武装，以备后日利用，故出此招。

1915 年夏，日本人同盘据在内蒙古大布苏诺尔(盐湖)附近的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扎布取得联系，策动巴布扎布所部与以肃亲王为中心的宗社党相结合，从事满蒙独立活动。当时参加这一活动的日本军人有青柳胜敏(预备役骑兵大尉)、木泽畅(预备役步兵大尉)，以及刚刚退伍的工兵大尉入江种矩等人。另外还有大陆政客柴四郎、松平康国、押川方义、大竹贯一、五百木良三等。预备役海军中将上泉德弥也参与了这一阴谋活动。1916 年 1 月下旬，肃亲王之子宪奎王，在青柳的陪同下，前往巴布扎布驻地，联络共通举事。3 月，木泽、入江也赶到大连，接着川岛便在大连设置了举事的大本营。

他们先通过在长春的日本商店日清火柴会社和三井物产支店，以火柴箱和大酱坛子等伪装，给巴布扎布送去一部分弹药。<sup>11</sup>在经由哈尔滨之时被俄国官宪发现，并被扣留，后经日本出面交涉，始被放行。而日本供给巴布扎布军火一事，

<sup>11</sup> (日)日本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册，原书房 1974 年版，第 632、633 页。

遂被曝光。

1916年5月24日升任代理巡按使的张作霖已接到关于此事的报告：“其总机关部设在大连，由前清肃王主持一切计，阳历四月内由奉日站运往大连招成兵数约计万余人。五月四号，人运往五百名，均着便衣。在腕有白布一条为号，至彼始受服装、枪械。由日本退伍军官教演操练。定期先攻省城，其余各县分别制服，以期大举。其所需之款，并非出自政府，均由日本国民均输，资助前清肃王，许以清帝位。辟后所有国内特权，均仿朝鲜交日保护之成例，定为协约。”<sup>12</sup>

当月即以和硕肃亲王名义向蒙古军司令官八宝加卜（通用名为巴布扎布）发出起兵令。5月27日巴布扎普（布）以暂带大清天下复为中兴统帅各部官兵大臣忠勇巴图鲁镇国公的名义发布造反告示。声称要“中兴大清”。6月2日官方密探报告在大连“有宗社党人极力布置，势甚猖獗。该党总机关即在旅顺，其首系前清肃亲王。现已纠集伙匪四千余名。均住大连南山红房子，每日在刺沟操练一次。连埠各成衣局均与该党赶做军衣。系灰色红边横肩章红帽箍灰腿绷红领章帽花五瓣。”<sup>13</sup>。6月16日又有报告称：“据报日政府为希图满蒙独立，藉口进兵以施其吞并计划故。已由日人川岛浪速与宗社党魁升允、恭王、肃王等联合在于大连招有胡匪及苦力一千七百余，分为四旅。第一旅由孙闾臣领之，第二旅由林永泉领之，第三旅由李璧卿领之，第四旅由刘魁臣领之。此四旅摊攻奉天省城，其攻城之计，城里日商先行举火，以乱人心，大连党人乘机前来，以事攻城。再由驻奉日兵藉口保护日商，实行内应党人。庶几奉城可占。奉城占，即迎升允等宣告独立。日人亦即进兵保护，以效俄之保护外蒙也。又安东招有匪人二百余，由张仁山领之。凤凰、本溪均有匪若干，由黄四懒王领之。四平街亦有匪多人，由金鼎目领之。头道沟不但住匪三百余人，尚有随时招集者，均由刘介臣领之，日本木原主之。刘介臣昨虽去大连，闻仍不日返长。张、黄、金、刘皆驻某地，摊攻某地者也。若驻在地不可得攻，亦摊攻其邻近县城，如怀德、伊通是也。其驻处匪队枪炮皆由日人发给，现虽未发，确在日站存放，起事时定发给也。如有不足，再由邻近路线乡巡保卫团处现抢等情。”<sup>14</sup>

但不过，就在此时日本政府内部对满蒙的政策又有了分歧。驻中国公使伊集院、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以及石井外相、田中参谋次长等人，认为川岛的计划只是在日本军宪威力掩护之下，试图掀起不成体统的掠夺性小暴动，很少有成功的希望。如果是对于中国军队那种有实力的势力进行内部策反，在此基础上发起有把握的暴动，则另当别论。因而他们认为利用张作霖进行满蒙独立运动，比土井、川岛的计划更为有利。4月10日，田中参谋次长电令关东都督府西川参谋次长要求他和奉天矢田总领事密商，对张作霖进行工作。4月19日，张作霖驱逐了段芝贵，成为代理奉天将军和奉天巡阅使，实现了他多年称霸东北的野心。这时，日本加紧策动张进行独立活动，通过袁金铠、于冲汉以及张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中佐等人秘密联络，甚至连张作霖的独立宣言都草拟好了。这一阴谋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张作霖宣布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脱离中国，成立宣统皇帝统治下的独立国家；把宣统皇帝由北京迁到奉天；满蒙独立后和日本签署一项特殊盟约。

另一方面，以中村关东都督为首的土井、小矶、川岛等拥立宗社党肃亲王一派，则反对上述拉拢张作霖的计划，甚至作出炸死张作霖的决定。1916年5月

<sup>12</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 2》，第 448~449 页。

<sup>13</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 2》，第 450 页。

<sup>14</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 2》，第 492 页。

27 日，日本关东都督中村觉大将访问奉天，张作霖率其部下汤玉麟等人乘五辆俄式马车赴车站迎接，在返回途中，日本预备役少尉三村丰向一辆马车投掷炸弹，将车炸毁，但张作霖却坐在另一辆马车上，幸免于难。

川岛等人的工作继续进行，预定在六月中旬，从奉天开始，在庄河、复州、辽西、本溪湖等地举事。7 月 6 日张作霖被任命为奉天都督兼省长。1916 年 7 月底，宗社党匪徒包括伪师长张子宣、伪团长刘介臣、伪营长赵子衡等多人到达公主岭，并有著名土匪暗中活动。<sup>15</sup>

同时，日方不断派人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接触，暗示日本支持他独立并提供武器弹药等诸多援助，希望由此打开控制东北的捷径。然而正在各路人马摩拳擦掌之际，在 6 月 6 日，袁世凯突然死亡，由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这时，日本政府停止反袁活动，转而采取援助段祺瑞的方针，以便控制中国。因而，满蒙独立活动也被迫终止。

但是宗社党方面是箭在弦上，已经发动，他们一方面企图拉拢和策反张作霖，盲目乐观地认为张作霖会支持复辟。“近来常有风传称：张作霖自袁世凯逝世后，暗中与宗社党气脉相通，宣称热望复辟之时机到来，宗社党徒也认为张作霖将军已倒向他们而活跃起来。”<sup>16</sup>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在蒙古举事。

1916 年 7 月 1 日，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黑龙会的策动下，巴布扎布率 3000 余人，由日军大尉青柳胜敏指挥，从呼伦贝尔盟喀尔喀河畔出发，向洮南、洮安县窜扰。26 日，被吴俊升部击败。8 月 10 日，巴布扎布又从太平川窜入长岭县，经黑坨子、新安镇等地南窜，沿途骚扰。居民多弃家外逃，十室九空。而蒙匪又遭冯麟阁部队给予重创。

就在巴布扎布蒙匪被层层围剿狼狈逃窜之际，于 8 月 13 日在郑家屯突然爆发中日军人冲突事件，日军不仅迫使中国驻军撤出郑家屯并占领辽源镇守使署及中国各营房，又要求将四平街至郑家屯沿线 30 里内华军全行撤退。巴布扎布蒙匪乘中国军队分神之机于 8 月 15 日进占靠近满铁郭家店车站附属地的旧郭家店，并得到日军的庇护。8 月 16 日，奉军对郭家店附近蒙匪欲发起攻击时，日本撕下中立的伪装，开始公开出面保护蒙匪。日军以奉军“扰乱租界及子弹飞入附属地为辞”提出抗议，要求奉军停战，否则施之以武力。张作霖不得已而下令停战。

这时，由于日本政府侵略方针发生变化，解散巴布扎布的“蒙古军”和宗社党在大连、安东、貔子窝等地军队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

1916 年 8 月 16 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参政官柴四郎和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滨田大佐作为特使到东北同关东都督府陆军参谋长西川虎次郎协议遣散其满蒙举事团，给予巴布扎布若干武器，使其退回蒙古。上述协议告知川岛浪速使其执行。川岛不得不前往郭家店会见巴布扎布，对巴布扎布等蒙匪表示慰问，并以肃亲王和他自己两人的名义犒赏“巴布扎布 700 元、副将军 650 元、统领 600 元、副统领 550 元、其他营长以下至小队长以上分别给予 200 元、150 元、30 元不等，士兵则每人给予 3 元”，同时由关东都督府所保管的公用武器中拨付武器，计有步枪 1 200 枝、子弹 24 万发，野炮 4 门、榴弹 180 发、榴散弹 380 发，手榴弹 100 颗，由旅顺经南满铁路运往四平街。令其退回内蒙古。<sup>17</sup>

为了安抚巴布扎布并壮大其声势也是为了摆脱宗社党匪徒在附属地的骚扰，

<sup>15</sup> 东北档案馆，奉天交涉员署档案，第 19 号

<sup>16</sup> 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MT117, 16146, p. 3040

<sup>17</sup> 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P24, P. 8078~8082

还由南满铁路将在旅大的宗社党“勤王军”约 700 人，分两批于 8 月 22 日运抵郭家店。当时大石桥官员就电告：“本月 22 日晚十钟时，据本区侦探报称，今晚九钟时大石桥车站由大连来十三瓦罐车，载有乱党约有七百余人。全着灰布军衣，开往四平街、郭家店等处。”<sup>18</sup>待所有武器运到后，关东都督即向奉天都督张作霖交涉，蒙古军队自郭家店退回蒙古时，中国军队不许追击。正为郑家屯事件苦恼的张作霖不得不表示妥协。尽管当时张作霖与日本人签订了协议，约定若蒙匪退返蒙境，奉军则不施之以讨伐，而实际上，张作霖并未放弃剿匪，只是别有一番用意。8 月 23 日，他致电国务院说：“至郭家店之蒙匪已为我军包围，本不难聚而歼灭，乃日人有意袒庇，假口危及车站，不许攻击，长此相持，万分危险，刻已密授机宜，暂留一面，令该匪逃出，俟离站较远即行痛剿，免为外人藉口”。

后来，由于在宗社党匪徒随同蒙古军入蒙的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妥协交涉失败，9 月 1 日张作霖通知日方称：蒙匪既与勤王军联合，中国军队不得不大举讨伐。当张作霖下令讨伐蒙古军时，日本关东都督立即向张作霖发出通牒，声称：“在杨家城子（怀德县）与郑家屯两地连接线以东的地区，不能容许中蒙两军有交战的行为”，否则日本官宪将采取自由行动。正是在日军的掩护下，蒙匪得以携带日本提供的武器，大摇大摆的撤出郭家店，一路上烧杀抢掠，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害。9 月 3 日“随该匪，有乱党五六百名裹混，到处沿途任意焚掠，三日怀德预巡警与该匪在朝阳坡接仗，因有日人五十余名带炮两尊为助，致以失败。四日，该匪并未向杨大城子前进，竟向大榆树以东，实欲乘隙，图破怀德。”<sup>19</sup>

为协助蒙匪撤退，日军于 7 日派出 5 名骑兵到怀德，又有日本军官 2 名和步兵 45 名和日官 1 名，迫使马巡官让出军营并将队伍带出街外十里。当中国军队进剿蒙匪，日本守备队军官手执日本国旗突然出现，并扬言枪弹射穿日本国旗，迫使中国停止剿匪。这就是所谓朝阳坡事件。日本还派出一个旅团自公主岭向朝阳坡出动，次日吉林省督军孟恩远被迫下令撤走驻军，日军挑衅未果。“当中日军事当局正在进行交涉之际，而蒙匪与勤王军在满洲到处蹂躏，极尽其凶暴之能事，致满洲全境一时陷于恐怖之境，最后交涉解决，即中国承认日本要求，将勤王军队解除武装，一面任蒙匪平安退回蒙古大沙漠”<sup>20</sup>结果勤王军被解散，而蒙匪则由日本骑兵护送回家。巴布扎布取道双辽县、科左中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旗等地，准备再回大库伦。途中不断与奉军交火。

9 月 13 日，张作霖通令奉军翌日 10 时后，各部可对蒙匪发动攻击。9 月 15 日，日本护送骑兵在长岭附近与吉军交火，被击毙马 3 匹和骑兵 1 名。在奉军的追剿下，蒙匪疲于奔命，溃不成军。9 月 18 日，巴布扎布在长岭县喇嘛苍与驻军交火。9 月 24 日，怀德县知事尹寿松报告“杨大城子驻有日军千余名，其司令为佐藤祐次。查该军散居屯镇，均于民房之上树立国旗。有递传信件者，有站立房上瞭望者。与我国军警向无丝毫冲突也。二十日……午后四时果有步兵三百余名携带炮两门、机关枪两架，进入城内。查系前驻铁岭之步兵四十一联队长长神户大佐。现由杨达城子开来，入城后分驻泰和栈等七家商户。”21 日中午该知事与驻军团长陶经武等会见神户大佐时，该大佐言称：“现奉长官命令，中国军队凡在公主岭、黑林子、怀德县城、杨大城子、长岭子（即长岭县城）五个地方

<sup>18</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 2》，第 552 页。

<sup>19</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 2》，第 552 页。

<sup>20</sup> 《参与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说帖》，第 165 页

沿路各三十清里以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往来。已驻之军队限自二十一日正午起,二十四日正午止,三日内一律退出。”<sup>21</sup>中国军队被迫于 24 日晨退出。25 日,巴部 1300 多人和胡匪 1700 多人,进攻开化县,县知事阵亡。蒙匪旋被奉天,黑龙江军队击溃。当年 10 月,巴布扎布率残部退入林西县境内,在攻击林西县城时被击毙,其残部终被击溃四散。10 月 4 日驻怀德日兵始撤回公主岭站内,7 日所有日兵皆撤回。

这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指挥和参与的日本军方有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关东都督中村觉、关东都督府陆军参谋长西川虎次郎、关东都督府的柴参政官、滨面大佐、上泉德弥、押川方毅、五百木良三、第七师团斋藤佑次少将、第五联队长土井市之进大佐、青柳敏胜、关直亮、奉天督军顾问菊池武地少佐、福生田大尉;外务省方面有外务大臣、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日本驻长春领事山田四郎、浪人川岛浪速、松本菊雄、议员伊东知也,并由浪人渡边一郎指挥宗社党员,由土匪薄益三指挥其余土匪。还有日本人若松林本、筱田重政、沼田等约 40 人。大仓喜八郎借出 100 万日元、日清火柴会社和三井物产支店参与转运军火。可见来头之大,影响之广。参与这次骚乱的日本军政官员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加官进爵猖,狂如故。而附属地更成为日军随意出入的威胁中国军队的基地。

#### 第四节 支持张作霖,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

从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之后,日本即摈弃宗社党转而支持张作霖。1919 年 7 月奉天督军张作霖派兵北上与吉林督军孟恩远在长春对峙,7 月 19 日日军在长春制造了宽城子事件,与吉林军交火。据长春警察厅总务科长刘文宝调查:“十九日午后二钟时,有中国兵一名在八杂市街与一日本人因言语不通,口角斗殴,将日人头部打伤。适逢中国兵五六人、日本兵共有三人,皆在旁聚观。互相群殴二散。各自回营后,即来日本官兵六十余人,均全武装,跑步至八杂市街东头,与暂住六道沟中国军营帐房距离百步之间,即巡警分驻所门前散开预备。分所后面亦有日兵十余名散开预备。当时有日本军官带兵十余名,到中国军队兵营与第一营战营长交涉,强令将打人兵士交出。战营长令日兵先行回去,中国军队滋事之兵,候查明严办。日本军队官兵不允。争论间,日官即解手枪皮套纽扣,其他日兵见之,随即将枪平抬,遂致彼此开枪,正互相攻击间,驻在市街西南日本松之家料理店斜对过铺房内之该团卫兵,遂亦开枪兜击约一点钟之久。中日两军各自撤退。”中国巡警并未参与。然而,日方调查认为是长春车站日本工人船津藤太郎路过中国军营附近被中国兵士无故打伤,日本官兵到中国军营交涉时,虽得到该营长友好接待,“请我将校入天幕之顷刻间,突然有数发之弹丸自天幕内飞来,虽经该营长厉声令中止之,亦无效果。自幕营附近起开始一齐激烈射击。于是中日将校等四面离散。”<sup>22</sup>。此次日兵伤亡惨重,当场日军死 17 名,其中有中尉 1 名、军曹 3 名,另有一重伤者事后死亡,伤 17 名,其中中尉 1 名、少尉 1 名、特务曹长 1 名。

日军随即要求吉林军后退到附属地 30 里以外,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使亲日派段祺瑞下令将督军孟恩远调走,由鲍贵卿接任,所有涉事军官旅长、团长、营长皆被免职。客观上帮助张作霖实现了统一东北的野心。

<sup>21</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 2》,第 560 页。

<sup>22</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 3》,第 382~385 页。

### 第五节 维护张作霖，干涉郭松龄反奉

1925年11月23日张作霖的部将郭松龄起兵反奉，一路过关夺隘，兵锋直逼张的老巢奉天。日本一面表示严守中立，并派出关东军参谋同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出面赶赴昌黎对郭松龄调停，一面如临大敌，调兵遣将。11月28日将辽阳步兵第39联队迁移奉天，次日联队长镰田大佐被任命为奉天卫戍司令官。11月29日王省长紧急要求满铁输送黑龙江军步兵一个旅团，由长春运往奉天。此举由于中东路的阻碍未能实现，黑龙江军不得不赶往洮南，改乘洮齐路南下。当时满铁庶务部长给满铁社长的电报说奉天军有炮兵两个联队、飞机12架，兵力是郭松龄军的三分之二。11月30日张学良、杨宇霆由大连归奉同松井、菊池、滨面等协议结果，决定张学良去前线选适当地点防御郭松龄。12月5日兴城一战奉军大败，退至辽河左岸。张作霖处境岌岌可危。12月6日日军驻铁岭旅团司令部及步兵联队进入奉天入住满铁新筑社员俱乐部。旅团长柴山少将出任奉天卫戍司令官。12月7日满铁梅野理事到奉天处理时局事务。同日，张作霖及奉天官场高官决心亡命，张作霖将其贵重财产一分为二，大部分存在正金银行。其余大量现金、贵重物品及其他家财由于同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的私人关系寄存满铁地方事务所。张作霖寄存在满铁地方事务所的白银约达800万两，用运货马车30辆每箱装一千两的木箱运进该所，收容于三楼、二楼和地下室。满铁的记载是货币703箱和家财约150个。<sup>23</sup>为此日本警察署还派出9名警察住入保护。据说该所二楼地板几乎难以负重。镰田弥助还为张作霖逃往旅顺预约了列车和运送财宝的货车。12月7日满铁首脑会议预计到张作霖的倒台和逃亡，作出了关于军队运输，以总领事认可为前提，对两军同等对待的决定，专门作出“张公然退出之时，虽无妨随时开出列车。但由于战争而逃走时，使之先在适当处所暂避，然后以普通列车输送之”的决定。<sup>24</sup>即已经做了接纳张作霖到旅大租借地的准备。当日，梅野理事和保保学务课长（地方部长代理）到达奉天，12月8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致函奉天交涉署长高清和，提出三条要求“一、为维持南满洲铁道附属地之治安，派日本军驻防奉天附属地，于其周围置斥候而警戒。二、附属地内禁止武装之中国军队通过。三、日本军队宪兵队、警察队通行奉天省城内外时，以日章旗而表识。”<sup>25</sup>

当日，满铁在奉天铁道事务所内设置满铁时局事务所，由梅野理事主持，负责搜集有关情报，与总社联系和采取紧急措施。事务所的所员有大薮征太郎、后官中佐、伊藤喆、稻川利一、河村文三郎和梶春。

这个事务所成为日本的情报中心，动员满铁各情报机构的力量汇聚各方情报并每日向大连本社电话报告奉天动态。不仅调查奉郭两军的兵力、调动和战场情况，还收集有关苏俄援郭、朝鲜独立运动、日商以及中国各界的动态。

日本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并且时常派人与郭松龄联系，郭松龄的身边也有日本人在活动，如日本顾问濑尾荣太郎，还有后来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关东军统治部长和伪满洲国第一任总务厅长的驹井德三。但是，日本比较信任的还是张作霖。特别是与张作霖关系密切的日本顾问松本、菊池和满铁公所的镰田弥助等人都不希望张作霖倒台。镰田担心一旦张作霖下台，满铁设施特别是各种悬案，如正在修建的洮昂、呼海和吉敦铁路等必然受到影响。并向满铁社长做了报告。当时

<sup>23</sup> 满铁秘档满铁与侵华日军（三），第12~13页。第216~217页。

<sup>24</sup> 满铁文书：甲，大正14，总体，文书，报告，杂，第11册2。

<sup>25</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5》，第83页。

张作霖已失去斗志，曾由菊地会同内山领事和守田医生乘火车前往新民企图劝郭松龄同张作霖和平交接奉天城，只是由于新民以西的铁路遭到破坏，而未能如愿。

日本军队做了应变部署之后，立即以“维持南满治安，保护侨民”为名进行干涉。12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即以“铁路附属地带，即我军守备区域内自不待言，即使其附近如因发生战斗及骚乱以致损害帝国这一重大的权利利益，或者有带来危害之虞时，也是在军方职责上不能漠视的”向两军发出警告，其实是阻止郭军继续前进。12月9日，驻扎辽阳之日本第十师团司令部福原师团长率幕僚移住奉天公会堂。于是在奉天驻屯的日军有：

- 第十师团司令部中将福原佳哉奉天公会堂
- 第八旅团司令部少将柴山重一驻扎队院内
- 第三十三旅团司令部少将浅田良逸驻奉天俱乐部
- 第六十三联队本部大佐松本三太郎驻奉天俱乐部
- 第四十联队本部大佐西尾寿造驻扎队院内
- 第三十九联队本部大佐镰田弥彦驻扎队院内
- 奉天守备队中佐原田弟吉驻警察署对门
- 奉天驻扎队少佐富冈雄藏驻驻扎队
- 奉天宪兵队少佐藤井熊太郎驻宪兵队
- 日本宪兵城内出張所大尉杉田驻满铁公所<sup>26</sup>

9日，日本决定允许黑龙江军步兵6个大队、骑兵两个大队全武装的4300人和500匹马经由四洮路和南满路运至奉天。

在12月11日日本就中国军队的运输问题决定如下：“在东三省的实权者张作霖的权利地位继续存在的期间，其所属部队认为是正当政府的正规军，保持武装予以运输。但对于没有统帅者的认为没有纪律的部队，除非解除武装，不予运输。当郭松龄的权力树立被确认之后，给予同张作霖所属部队同样的处理，以郭松龄所属部队为正当政府的正规军，保持武装予以运输。张作霖的部队除非解除武装不予运输。”<sup>27</sup>这时表面上，仍然是处于中立地位。并且预计有可能郭松龄成功而张作霖败北。当日满铁宴请福原师团长等人，出席的有福原中将、佐藤参谋长、柴山少将、浅田少将、原田中佐、吉田总领事、船津前总领事、内山领事；满铁方面有梅野理事、赤羽理事、井上地方所长、佐藤铁道所长、镰田公所长、保保课长、后宫嘱托中佐、梅津参事、大藪参事。除陆军特务机关的菊池少将缺席外，这就是当时在奉天干预郭军反奉事件的日本权力阵营。

13日郭松龄军一部进入营口对岸河北，可能在营口上陆，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发出警告“铁道附属地及其附近30公里以内断然不许登陆”。即不准进入营口。

当日吴俊升一行30人由四平街乘满铁列车到奉天。

14日经总领事提议，决定为交换情报，从即日起，每日上午9时，在总领事馆，由卫戍司令部、特务机关、满铁、宪兵队和警察署的负责人聚会，进行协议。当日参加的有内山领事、浅野师团参谋、苦米地少佐、藤井少佐、后宫中佐、伊藤参事和藤原警察署长。

当日郭松龄致电日本总领事船津，提议奉天和平交接，张作霖军须由新民撤回北大营，并保证张氏父子生命安全。15日，日本政府令驻扎朝鲜龙山的该国军队渡江开入东三省，同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再次向张、郭两人发出：“日

<sup>26</sup> 《满铁秘档满铁与侵华日军（三？）》，第220～221页。

<sup>27</sup> 《满铁秘档满铁与侵华日军（三）》，第228～229页。

本军在南满铁道附属地两侧及该铁道终末点起约 20 华里（约 12 公里）以内，不仅两军的直接战斗动作，也禁止有扰乱我附属地治安之虞的军事行动。而后，如有对本警告的交涉，可经贵国政府正式向帝国政府交涉。”<sup>28</sup>对于郭松龄来说，这无疑是一剂致命的毒药，而对于张作霖来说就是起死回生的仙丹。

16 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自旅顺发布关参命第 40 号命令：“

一、因中国时局下列部队被派到满洲

第一次满洲临时派遣步兵第一、第二大队

野炮兵第一、第二中队——自朝鲜军

第二次满洲派遣混成第一旅团——自第十二师团

同 无线电信队

同 第一至第三汽车班——自近卫师团

以上部队通过鸭绿江时起归我指挥。

二、第一次派遣部队于 12 月 16 日、17 日到达奉天之时，即归第十师团长指挥，但步兵一大队及野炮一中队，随时供我使用。

三、第二次派遣部队于 12 月 18 日及 19 日在釜山上陆，逐次运往奉天。”<sup>29</sup>

当日郭松龄曾就张作霖将 1 千万硬币送往附属地及将正金、朝鲜等银行的存款变为私有一事发电报给芳泽公使提出抗议。后来在 20 日由镰田弥助以个人身份向总领事商谈。

由朝鲜调来的日军龙山部队于 17 日全部到达奉天。接着又从日本调动第十二师团和近卫师团的部队。除驻屯奉天的部队外，满铁分别于 19 日和 20 日将他们运送到奉天以北的铁岭、开原、四平街、公主岭和长春。大量吉林军和黑龙江军约 7 000 人也于 18 日和 19 日由南满铁路运至奉天。19 日到达的计有黑龙江第 18 师 22 旅 1 400 名和 160 匹马、黑龙军骑兵 1 200 名和 924 匹马。

18 日，日本山崎外事课长、吉田总领事和黑田关东军参谋秘密协议，预定在奉郭两军巨流河会战之后使两军停战，令张作霖下野，由日军对两军进行指导。

19 日日本公开阻止郭军开向营口，关东军司令官再次声明南满铁路附属地之二十里以内，中国军队不准开入。<sup>30</sup>当日镰田还同铁道事务所就寄托的贵重品保管（装载进货车）和输送（货物列车发往大连为搭车的人增设座位）协议，做了安排。直到 21 日张作霖的奉军还在节节败退，郭松龄军进占新民。满铁也一再研究中国军队的输送问题。22 日满铁的大平副社长，大藏理事和上田秘书役到奉天，慰问日军。这时在奉天的满铁高级干部已有大平副社长、大藏理事、梅野理事、高柳嘱托、井上地方事务所长、佐藤铁道事务所长、镰田公所长、上田秘书役、后宫嘱托中佐和大藪参事。

23 日，连日来势如破竹打得奉军狼狈逃窜的郭松龄军突然面对日军的阻拦，在日军和赶来的吉林军以及黑龙江军的阻击下，局势急转直下。24 日终于兵败垂成。郭松龄夫妇被俘，饮恨于新民。25 日关东军司令官到奉天，梅野理事和后宫中佐参加晚宴。27 日以满铁社长名义，招待在奉天的军宪首脑。梅野理事返回大连。29 日张作霖赠送中国饭菜一桌。午后举行解散慰问宴会。30 日满铁关闭时局事务所。

此次，风云突变，日本起初表面中立，终于露骨干涉，在张作霖和郭松龄二

<sup>28</sup> 《满铁秘档满铁与侵华日军（三）》，第 243～244 页。

<sup>29</sup> 《满铁秘档满铁与侵华日军（三）》，第 251～253 页。

<sup>30</sup> 《中日问题之真相》，第 213、214 页。

人的争夺中，日本维护了张作霖。在日本看来知根知底的张作霖还是比同苏联有某种联系的郭松龄更为可靠。同时日本的高级官员总在杨宇霆和张学良的身边参与策划。杨宇霆去旅顺时是和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同车，并在大连受到满铁社长安广伴一郎的优待。张学良身边经常伴有日本顾问，张曾一度悲观准备亡命日本或美国，也是被日本顾问劝说，到前线应战。很有可能是杨宇霆代表张作霖与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关东州行政长官儿玉秀雄、满铁总裁安广伴一郎等人达成了某种秘密协定，作了出卖国家利益的重大承诺。后来关东军口口声声说张作霖不肯履行其承诺，这可能也是关东军后来炸死张作霖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这个秘密协定的内容，至今也没有看到文字内容。也许只是口头承诺。从日本人文件的蛛丝马迹，可以推测，张作霖是应许日本实现二十一条的有关条件。满蒙新五路的细节就是杨宇霆代表张作霖同日本人谈的，在大连同日本人作出秘密协定，从杨宇霆同张作霖密切关系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关东军眼中杨宇霆和张作霖是一样背信弃义，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之后，并没有支持日本军校毕业，被认为亲日的杨宇霆上台，反而暗中挑拨张学良和杨宇霆的关系，终于导致枪杀杨常事件，是否也和这一承诺有关？

经过这一事件，张作霖同满铁的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和顾问町野猛马大佐的个人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满铁最后一任总裁山崎元干关于此事的回忆，可作为佐证。他说：“郭军的失败，首先是日本援张的结果。12月7日前后，已经流传着张作霖退让奉督军地位的传说。此际，大正14年12月15日，我关东军司令官，把同文通牒送给张郭俩人，宣布了以满铁附属地的东西两侧及从满铁的北端终点起20华里以内为禁止战斗区域。对张军来说，这简直是久旱逢甘露，而郭军越过满铁进入奉天已经不可能，即刻志气消沉了。……由于关东军司令官指定非战斗地区，张作霖摆脱了危机，但事变后，张作霖没有到旅顺道谢。15年7月19日，张作霖才访问旅大，拜访了关东军司令官及满铁总裁。当然张作霖本身也有自己的缘由吧。可是，若是没有旅顺方面强硬的背后工作，也许张作霖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实际上，已经一拖再拖过了半年了。关东军司令官在郭松龄事件的高潮中，把张作霖的儿子学良送到秦王岛郭的阵营去说服郭投城。这是来自可靠方面的说法，虽然名字记不清了。据说，让张学良在旅顺搭乘我国驱逐舰，首先关东军司令官向张学良讲解了孝道。传说，张学良一度急于勾结郭，打算搞得好的话，代替父亲在东三省称霸，但由于关东军的介入，看到不能得逞，就亲自去劝说郭回心转意。

张作霖访问旅大之后，去了离别4个月的北京。由于我国的支援，在满洲没有后顾之忧了，对部下的统辖也大致妥贴了。就这样，张作霖挽回了在北京的势力，当上大元帅”<sup>31</sup>

1926年1月1日，东三省留日同乡会发送《痛告东三省同胞宣言》，内称：“此次郭师反戈，四海称快。鞭挞所至，万众欢呼。方期剪彼元凶，强此朝食，去军阀压迫之痛，遏外人侵略之谋。詎料敌贼为保全其禄位，竟不惜勾引外寇。如杨宇霆之走大连；松井少将之赴东京；白川司令之告急电，等等。皆不过接洽日本政府订立密约之经过而已。关于该秘密之内容，据本会所闻，约为左列各项：  
割让海城以南各县；

<sup>31</sup> (日)财团法人满铁会编：《满铁最后の总裁山崎元干》，昭和48年1月24日出版，第546—547页，第549—550页

承认二十一条；  
 让与鸭、浑两江之航权；  
 东三省之铁路、矿山均归中日合办；  
 日人在东三省有自由居住权、土地所有权。遇有必要时有设置警察权；  
 参加奉军之日兵，有战死者，每名给恤金一万元（与阵亡营长同）。”<sup>32</sup>

1月17日，张作霖以奉天省长公署训令“据近日留东学生印发传单以日本在满洲调队事鼓吹煽惑，妄造谣言。谓：张上将军与日本有秘密条约，损失国权、土地权等语。查此种无知识之论调，淆乱是非，蛊惑观听，殊堪诧异。郭松龄之叛，确系受国民军之运动，欲倒戈以行其乱政主义。当战乱来急之时，日本方面只为安慰其居留民，曾调集其原驻南满沿线之守备队于奉天车站，是就原有驻奉之队，调驻于奉省附属地内，有何出兵之可言。又适值守备队新旧换队之时，日本总领事曾有公文向本署声明，此本历来照旧条约之办法，并非干涉内乱。又何须有何等秘密条件。案卷俱在，本无可疑。乃竟有好乱思逞之徒，借此造谣，以惑乱人心。而青年者知识未定，事理不明，误信谣言，妄为挑拨，以讹传讹，全悞[?]真相。自误之人，甚为可惜。至当局之维护东省已十余年，其爱东省之心，并不后于众人，又何至以内乱之故，而输密约于人。即日本近年之于东省，不及其从前之宗旨不同，又何至乘我内乱而有他项之要求。且如果有何密约，又何能掩人耳目。此皆不谙世故，以耳代目受人挑拨而不悟，徒自扰耳。”<sup>33</sup>对于日本的出兵，张作霖公然为之辩护，称其为根据条约的例行换防、瓜代。坚决否认日本额外出兵，在1926年1月22日以奉天省公署名义发给外交部和各省的电报中对外交部关于日本撤兵之说大肆鞭挞，誓言“未闻有何格外出兵之行动”。<sup>34</sup>实在是欲盖弥彰，可见其心中有鬼。而日本公然向东北出兵进驻附属地也就有了中国官方的掩护，成为合法合理的举动。张作霖为一己之私利，为日本增兵东北诡辩，却也为自己埋下了后来杀身之祸。

### 第六节 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

1928年5月9日，张作霖面对北伐军凌厉的攻势，被迫宣布停战，为了保持实力，决定奉军全数退到山海关外。此时张作霖与日本人的矛盾已经激化。日本关东军则考虑张作霖的30万军队退回东北，势必对日军构成威胁，因此必须迫使其在山海关解除武装，进而重新控制这个经常与日本人做对的“东北王”，这样才能有效控制“满洲”。另外，一旦奉天军撤回东北，北伐军占领华北地区，战火就有可能延烧到东北，因此日本政府高层决议“必须把北伐阻止在华北”。至5月20日，已有五六万奉军撤退到沈阳附近，剩余的25万奉军也集结在山海关等待后撤。

1928年5月18日，在张作霖经不起南京政府蒋介石军队的打击，节节溃退时，日本田中义一政府决定当张作霖军队撤回山海关外之时，伺机解除其武装，使张作霖成为光杆司令，完全变为日本的傀儡。届时以“维持治安”为名，命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进驻奉天，并由朝鲜抽调一个混成旅兵力进入东北，同时向锦州方面进发。不过日本的这一计划因田中义一内阁迟迟没有发出进军锦州的奉敕命令，错过了时机。因为根据规定，日军在境外作战必须获得天皇的批准。如果此时关东军还想将奉军缴械，势必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因此日军被迫放弃原

<sup>32</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 5》，第 188 页。

<sup>33</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 5》，第 187 页。

<sup>34</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 5》，第 207 页。

定计划。

日本人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提出：“满蒙问题的僵局必须用非常手段解决”，关东军要想用尽量小的代价迫使庞大的东北军屈服，“只有铲除其首领，或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一个张作霖垮台，其他奉系诸将也必将树倒猢猻散”。日军可以趁局势混乱的机会，全面掌控满蒙。他的想法得到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的支持。村冈考虑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刺杀任务，但被河本大作阻止。河本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改在张作霖返回东北时发动。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刺杀日期定在 5 月 31 日后，暗杀地点原本拟在京奉铁路巨流河铁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河本遂将地点改在南满铁路与京奉线铁路交叉点——皇姑屯的三洞桥。三洞桥距奉天新车站（今老北站）仅有 1.3 公里，是一座三孔双墩铁路桥，桥下穿过京奉铁路，桥上为南满铁路，由日军把守。

河本大作召集南满铁路守备队皇姑屯段的军官——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四中队长东官铁男和副队长神田泰三，密谋具体刺杀办法。为了尽量消灭是日军所为的证据，他们选择埋设炸药炸毁列车。东官铁男带着从朝鲜专门调来的工兵，将 120 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 30 个麻袋里，埋在三洞桥中间桥洞上方的两侧，并将两根引爆电线铺设到 500 米外的一座日军瞭望台上。

6 月 3 日 5 时 23 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列车减速通过。蹲守此处的东官铁男大尉按下电钮。轰隆两声巨响后，顿时烟腾火窜，三洞桥中间的一座花岗岩石桥墩被炸碎，桥上的钢轨、桥梁被炸得弯弯曲曲，桥板塌下，刚好压在列车车厢上，8-10 节车厢受损极为严重。张作霖的车厢恰在爆炸点附近，车身几乎全毁，仅剩前门框。奉系军阀第三号人物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吴俊升当场被炸身亡。张作霖本人咽喉破裂，奄奄一息。6 月 4 日上午 9 时 30 分，张作霖因伤势过重而身亡，由于日军不知道张作霖是否毙命，便天天派人上帅府“慰问求见”，均被张家人欺瞒过去。直至张学良潜回沈阳，接任奉天军帅位，然后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才于 6 月 21 日公布张作霖死讯。

据奉方关于此次事件的调查报告，该处俗称老道口，系京奉、南满两线交叉地点。南满路在陆桥上，京奉路在陆桥下。桥有三洞，北两洞系铁路，南一洞系通皇姑屯之大道。炸弹炸裂之处，系在最北首之一洞。该处警备，中方提议陆桥上面由中日双方宪兵，共同警戒，桥下一带则由中国宪兵及稽查警察等警戒。日方三谷队长始而面允，继而声称满铁陆桥上面，如派中国宪兵加入警戒，有碍日方颜面，该处向归日本守备队巡护，不妨仍由该队担任警戒，日方愿负完全责任。后又称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桥上完全归日方警备，不准中国宪兵上桥检视，只由该队派下士等三名前往联络而已。中方在桥洞前后共计派有骑马宪兵三十名，队长一员，又由齐司令率领来往压道一次，外有稽查官数名及警察等。此次爆炸轰落铁桥一架、副桥两架，炸毁火车四辆。南北两侧石垛亦被轰坏。关于装置炸弹之处所判定在此桥洞西侧，石垛上方。炸药性极猛烈，数量亦多，由其装置处所观察，必系由铁桥上面安置者。似此布置之周密，技术之精巧，断非无此种技术之人所能办。事前必有计划，犯人亦必有组织。<sup>35</sup>此事乃日军所为，已昭然若揭。

<sup>35</sup>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彙编 7》，第 242 页。

在他国的领土，在自己负责警备的地段，预埋炸弹，公然炸毁桥梁和当地最高长官的列车并炸死长官本人，实属荒诞绝伦，而拥有几十万军队的奉军首脑张作霖在自己的地盘却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确实，难以想象。而这类怪事得以发生，则全是张作霖自己承认的铁路附属地中国无权过问的结果。当地最高长官被活活炸死，东北当局不但不敢大白真相于天下，追查真凶，反而须隐匿死讯，隐忍退让。致使侵略者的气焰有增无减。直至日本处理满洲某重大事件，河本大作被开除军籍，中国政府也未追究日本的责任，也未触及非法的附属地问题。

皇姑屯事件已不仅仅是干涉中国内政而是意图颠覆中国政权的问题了。后来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更是赤裸裸地发动侵略战争。“铁路附属地”的军事侵略基地作用，暴露得就更加明显了。日本侵略军在这里集结、出击、休整和补充，使其得以迅速占领东北广大地区。

本文摘自苏崇民著《**满铁四十年**》政治编 第二篇 满铁附属地 第四章 附属地是日本军事侵略和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基地

收稿日期：2015. 3. 7

# 《滿鐵四十年》 蘇崇民著

## 目錄

### 总括编

#### 第一篇 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俄东亚争霸

- 第一章 日本的崛起及其大陆政策
  - 第一节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
  - 第二节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军国主义的兴起
  - 第三节 山县有朋与大陆政策的形成
  - 第四节 侵略台湾、兼并琉球、觊觎朝鲜
  - 第五节 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与甲午战争
- 第二章 俄国修筑东清铁路和出兵东北
  - 第一节 俄国的远东政策
  - 第二节 俄国主导的三国干涉还辽
  - 第三节 中俄密约与东清铁路
  - 第四节 列强瓜分中国与义和团运动
  - 第五节 俄国占领东北，拒不撤兵
- 第三章 日俄战争与朴茨茅斯条约
  - 第一节 日俄战争的燃起
  - 第二节 日本占领东北南部
  - 第三节 日俄议和与朴茨茅斯条约
- 第四章 日军侵占南满铁路的经过
  - 第一节 日军野战铁道提理部和南满铁路
  - 第二节 日军接收昌图以北铁路的经过

#### 第二篇 日本政府的“经营满洲”政策和满铁的设立

- 第一章 日本迫使清政府承认其在东北的侵略权益
  - 小村寿太郎与中日北京会议
- 第二章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管制
  - 第一节 中国官民反对日本的军事管制
  - 第二节 英美抗议日本独占中国东北市场
- 第三章 日本政府关于东北政策的出笼
  - 第一节 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到中国东北视察
  - 第二节 伊藤博文主持“满洲问题协商会议”
  - 第三节 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各种“经营满洲”方案
- 第四章 日本政府决定设立满铁“经营满洲”
  - 第一节 儿玉源太郎与“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
  - 第二节 日本政府关于设立满铁的勅令和命令书
- 第五章 满铁的设立
  - 第一节 满铁设立委员会和满铁章程
    - (一) 寺内正毅与满铁设立委员会
    - (二) 满铁章程

- 第二节 满铁的第一次募股
- 第六章 关于满铁设立的中日交涉
  - 第一节 请政府关于满铁认股的问题的态度
  - 第二节 清政府抗议满铁设立的违约和日本公使的蛮横
  - 第三节 东督赵尔巽痛斥满铁设立为违约
  - 第四节 中国政府据约拟派满铁总办遭日本拒绝

### 第三篇 满铁的创业阶段-经营基础的奠定（1906~1913）

- 第一章 日俄的妥协与南北满势力范围的划分
  - 第一节 日本政府关于在中国东北确立特殊地位的决定
  - 第二节 日本同沙俄划分在东三省和内蒙古的势力范围
- 第二章 日俄联手抵制美国
  - 第一节 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收买南满铁路计划的流产
  - 第二节 清廷的倚美抵日策（空）
  - 第三节 锦璜铁路计划（空）
  - 第四节 美国的满洲铁路中立化政策
- 第三章 清日五案交涉与满铁
  - 第一节 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方针
  - 第二节 安奉铁路的强行改筑与鸭绿江架桥
  - 第三节 五案交涉与满铁
  - 第四节 日本干涉辛亥革命
  - 第五节 满蒙五路换文
- 第四章 满铁总裁后藤新平与中村是公
  - 第一节 后藤新平的满铁创业
  - 第二节 中村是公的满铁扩大经营计划

### 第四篇 满铁的扩张阶段-一战前后（1914~1920）

- 第一章 寺内内阁的“鲜满统一”政策
- 第二章 日本独霸中国与二十一条交涉
  - 第一节 日本侵占胶济路与青岛
  - 第二节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交涉
  - 第三节 一战后东亚的新形势
- 第三章 第四任满铁总裁中村雄次郎和满铁理事长国泽新兵卫
  - 第一节 中村雄次郎及其扩大满铁的方针
  - 第二节 满铁经营规模的扩大
- 第四章 政友会的满铁总裁野村龙太郎
  - 第一节 政党内阁的第三任满铁总裁野村龙太郎
  - 第二节 再次出任满铁总裁的野村龙太郎

### 第五篇 强化和维护垄断地位阶段-满铁与奉系军阀（1921~1928）

- 第一章 华盛顿会议后的东亚新格局
- 第二章 日本原内阁的“满蒙政策”和“对张作霖的态度”
  - 第一节 原敬内阁的“满蒙政策”
  - 第二节 日本与张作霖

- 第三章 日本的东方会议与干涉中国革命
  - 第一节 田中内阁及其东方会议
  - 第二节 日本的出兵山东与临江设领
  - 第三节 中国自办铁路的发展和币原的新方针[空]
  - 日本驻东北官员关于中国准备收复满铁的情报
  - 第四节 日本炸死张作霖及其影响[空]
- 第四章 政党内阁下的满铁社长（总裁）
  - 第一节 第二（七）任满铁社长早川千吉郎及其“共存共荣”方针
  - 第二节 第三（八）任满铁社长川村竹浩
  - 第三节 第四（九）任满铁社长安广伴一郎
  - 第四节 第（五）十任满铁[社长]总裁山本条太郎

## 第六篇 满铁的转机-九一八事变（1929~1932）

-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的酝酿
  - 第一节 军部的强硬政策与币原外交[空]
  - 第二节 张学良的易帜与日本
  - 第三节 中国自办铁路的发展和币原的新方针
  - 第四节 世界经济危机下的满铁
  - 第五节 日本的法西斯势力与满洲青年联盟
- 第二章 第十一任满铁总裁仙石贡
  - 第一节 仙石贡的满铁经营改革
  - 第二节 仙石贡与张学良的铁路交涉
- 第三章 第十二任满铁总裁内田康哉
  - 第一节 内田康哉的任命
  - 第二节 内田康哉的铁路交涉
  - 第三节 满铁紧缩开支精简机构[空]
  - 第四节 满铁对中国交涉悬案的要求
- 第四章 “九一八事变”与满铁
  - 第一节 内田康哉与九一八事变
  - 第二节 满铁全面协助关东军侵占全东北
  - 第三节 满铁附属地的军事基地作用
  - 第四节 满铁开动宣传机器
  - 第五节 内田康哉的去留与日本军部[空]
  - 第六节 满铁由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受益
- 第五章 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成立
  - 第一节 日本政府关于伪满洲国的决定[空]
  - 第二节 日本政府制定“日满经济统制方策”
  - 第三节 满铁与关东军的协定
  - 第四节 关东军与满铁经济调查会

## 第七篇 满铁的全盛阶段-满铁与关东军（1933~1937）

- 第一章 关东军在东北的指导地位和满铁
- 第二章 第十三届满铁总裁林博太郎与满铁改组风波
  - 第一节 满铁总裁的选任

- 第二节 满铁增资及社铁国铁运营调整要纲一
- 第三节 日本军部改组满铁计划的流产
- 第三章 松冈洋右的任命和满铁机构大调整
  - 第一节 日本驻满机构改革和对满铁监督权的转移
  - 第二节 松冈洋右就任满铁总裁及关东军最高顾问
  - 第三节 松冈洋右的方针和满铁机构的调整
- 第四章 满铁与伪满五年计划的出笼
  - 第一节 伪满第一次产业五年计划
  - 第二节 日伪发布重要产业统制法
- 第五章 七七事变与满铁在华北的扩张
- 第六章 全盛期 1937 年满铁的概貌

## 第八篇 满铁的调整阶段-迈向战时体制（1938~1941）

- 第一章 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的设立及其对满铁的冲击
  - 第一节 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的设立
  - 第二节 满铁让出重工业
  - 第三节 满铁坚守抚顺煤矿
- 第二章 满铁经营方针和组织机构的再调整
  - 第一节 一个扩大和改组满铁的计划
  - 第二节 加强新京支社扩大铁道总局？
  - 第三节 撤销产业部，扩大调查机构？
  - 第四节 紧随日军侵占华北铁路、控制华北交通？
  - 第五节 设立北满调查委员会制定北满开发计划？
- 第三章 伪满洲国的三大国策与满铁
  - 第一节 修正五年计划与满铁
  - 第二节 满铁的北满开发与伪满北边振兴计划
  - 第三节 百万户移民计划与满铁
  - 第四节 满铁的新经营方针
- 第三章 大村卓一与满铁的准战时体制
  - 第一节 大村卓一就任满铁总裁与军部的要求
  - 第二节 满铁铁道局机构的强化
  - 第三节 第三次增资与满铁机构大改革
  - 第四节 满铁的铁道交通综合经营？

## 第九篇 战时体制下的满铁-垂死挣扎（1942~1945）

- 第一章 满铁中枢的北移和战时体制的建立
  -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与满铁
  - 第二节 大村卓一的机构大改革-撤销铁道总局中枢机构迁至伪都
- 第二章 社员出身的最后两任总裁
  - 第一节 第十六任总裁小日山直登
  - 第二节 满铁末代总裁山崎元干
- 第三章 苏军的接管和满铁的消亡
  - 第一节 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
  - 第二节 中苏签约满铁覆亡

**政治编**

**第一篇 日本政府与关东军对满铁的监督**

- 第一章 日本政府对满铁的监督
  - 第一节 日本政府对监督满铁的规定
  - 第二节 拓务省与满铁
  - 第三节 关东都督府是对满铁的直接监督官厅
  - 第四节 关东厅与满铁
  - 第五节 对满事务局与满铁
  - 第六节 满铁监理官
- 第二章 日本军部对满铁的监督
  - 第一节 日本军部派往满铁的嘱托军官
  - 第二节 日本军部对满铁的要求
- 第三章 关东军对委托经营铁道的监督
  - 第一节 满洲国有铁道业务监督规程
  - 第二节 关东军对满铁的监督官与派遣军官

**第二篇 满铁附属地**

- 第一章 满铁附属地的形成及概观
  - 第一节 满铁附属地的来源
  - 第二节 长春、安东、抚顺、鞍山、奉天和营口附属地的新设和扩大
- 第二章 满铁附属地成为日本的变相租借地
  - 第一节 假附属地之名非法行使行政权
  - 第二节 日本在附属地强行建立殖民地制度
  - 第三节 满铁地方部及《附属地居住者规约》
  - 第四节 变相征税，破坏中国税政
- 第三章 在附属地驻军设警荼毒百姓
  - 第一节 日本以护路兵名义，在附属地驻扎正规军和守备队
  - 第二节 关东都督府（关东厅）在附属地的警察统治
  - 第三节 日本军警在附属地内外的暴行
- 第四章 附属地是日本军事侵略和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基地
  - 第一节 实行两手政策，干涉辛亥革命
  - 第二节 联络蒙匪，策划满蒙独立运动
  - 第三节 发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 第四节 支持张作霖，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
  - 第五节 维护张作霖，干涉郭松龄反奉
  - 第六节 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
- 第五章 附属地是日本推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 第一节 满铁附属地的市和工商业的发展
  - 第二节 附属地对中国商户的招徕和限制
  - 第三节 商业会议所和商务会
  - 第四节 附属地的农业和移民
  - 第五节 日本人在附属地的黄毒赌非法营业
  - 第六节 附属地在东北的经济地位
- 第六章 附属地是日本推行文化侵略的基地

- 第一节 满铁的文化侵略和满蒙文化协会
- 第二节 开办学校，推行殖民主义教育
- 第三节 满铁的卫生设施
- 第四节 满铁的新闻出版事业
- 第七章 附属地是日本经营房地产侵占大片城镇土地的基地
  - 第一节 开办鞍山、哈尔滨、开原不动产公司
  - 第二节 攫取沈阳铁西工业用地设立奉天工业土地公司
  - 第三节 设立满洲不动产株式会社
  - 第四节 设立关东州工业土地株式会社
  - 第五节 投资协和和永安建物株式会社

### 第三篇 满铁在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扩张

- 第一章 满铁在北满的扩张
  - 第一节 吉林公所
  - 第二节 哈尔滨事务所
  - 第三节 齐齐哈尔公所
  - 第四节 设立贸易馆向北满和内蒙推销日货
  - 第五节 满铁与先后两个哈尔滨交易所
  - 第六节 二十年代满铁向北满及西伯利亚扩张的计划
  - 第七节 1918~1926 设立极东运输组合，窃取松花江航行权
  - 第八节 收买与兼并中东路
  - 第九节 “七七”事变后满铁的北满开发计划
- 第二章 满铁在内蒙古东部的扩张
  - 第一节 郑家屯事务所
  - 第二节 洮南公所
  - 第三节 以贷款为诱饵，获取内蒙土地等权益
  - 第三节 张家口事务所

### 第四篇 满铁在华北和内蒙古西部的扩张

- 第一章 满铁北京公所
  - 第一节 北京公所的设立及其任务
  - 第二节 北京公所的扩充
  - 第三节 华北分离运动与北京公所
  - 第四节 收买郑文轩
- 第二章 一战时期满铁派员经营山东铁路、港口和矿山
- 第三章 华北经济调查和天津事务所的设立
  - 第一节 满铁与天津日军对华北的经济调查
  - 第二节 天津事务所的设立及其任务
- 第四章 兴中公司-对华经济侵略的国策公司
  - 第一节 十和信二的策划与兴中公司的设立
  - 第二节 兴中公司攫取华北利权的活动
  - 第三节 “七·七”事变后兴中公司侵占华北的主要厂矿
- 第五章 满铁与七七事变
  - 第一节 满铁与华北的军事运输

- 第六章 满铁子公司在华北的扩张
  - 第一节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与满铁
  - 第二节 山东矿业公司对山东煤矿的垄断
  - 第三节 大同炭矿株式会社对山西煤炭的掠夺
  - 第四节 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在华北的扩张
  - 第五节 大连都市交通与天津公共交通

### 第五篇 满铁在华中、华南的扩张

- 第一章 满铁上海事务所
  - 第一节 满铁上海事务所的设置
  -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后的上海事务所
  - 第三节 “七七”事变后的上海事务所
- 第二章 满铁派遣人员从军和参加宣抚班
  - 第一节 满铁派遣人员的参加军事行动
  - 第二节 满铁与华中宣抚班
- 第三章 满铁参加日军的华中、华南兵要地志调查
- 第四章 满铁在南京
- 第五章 满铁子公司在华中??

### 第六篇 满铁的调查情报与宣传活动

#### 上部

#### 满铁调查课

- 第一节 后藤新平与满铁调查的开端
- 第二节 早期的满铁调查部
- 第三节 满铁调查课的调查活动
- 第二章 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与北方调查
- 第三章 满铁情报课
- 第四章 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
- 第五章 东亚经济调查局
  - 第一节 东亚经济调查局的设立
  - 第二节 东亚经济调查局的独立
- 第六章 满洲和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
- 第七章 满铁其它部门的调查活动

#### 下部

- 第一章 隶属关东军的满铁经济调查会
  - 第一节 经济调查会的组成及其活动
  - 第二节 满铁参与的军方调查活动
- 第二章 与经济调查会并存的满铁调查机构
  - 第一节 哈尔滨铁路局北满经济调查所
  - 第二节 满铁总务部资料课
  - 第三节 计划部
- 第三章 满铁产业部与经济调查委员会
  - 第一节 满铁产业部的设立
  - 第二节 满铁产业部的调查活动

- 第三节 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
- 第四章 满铁调查部-日本的国策调查机关
  - 第一节 满铁大调查部的设置
  - 第二节 大调查部的组成及其分工
  - 第三节 满铁调查部的调查方针
  - 第四节 满铁调查部的综合调查
  - 第五节 满铁的矿产调查
- 第五章 北方调查与南方调查
  - 第一节 满铁调查部北方调查室与新京会
  - 第二节 东南亚经济调查与东亚经济调查局
  - 第三节 香港事务所
- 第六章 对欧美的调查和宣传活动
  - 第一节 纽约事务所
  - 第二节 欧洲事务所
- 第七章 左翼调查员与“满铁事件”
- 第七章 满铁调查局及其穷途末路

## 经营编

### 第一篇 满铁的组织

- 第一章 满铁首脑部
  - 第一节 满铁的总裁、副总裁及理事
  - 第二节 满铁的董事会议
  - 第三节 满铁总裁机密费
  - 第四节 满铁高级干部的高额报酬
  - 第五节 满铁的监事、顾问和嘱托
- 第二章 满铁的职制（组织制度）和董事的分工  
满铁的历次职制改革
- 第三章 满铁的总社和分支机构
  - 第一节 满铁的总社和支社
  - 第二节 满铁的公所和事务所
- 第四章 满铁关系各团体

### 第二篇 满铁的员工

- 第一章 满铁的社员
  - 第一节 满铁的社员制  
满铁的社员制  
总局员制的制定及其并入社员制
  - 第二节 社员的人数及其构成
  - 第三节 日本人的满铁社员会  
满铁社员会是控制日本职工的御用工具  
日本工人争取成立工会的斗争
  - 第四节 满铁的中国人社员及差别待遇
  - 第五节 满铁的嘱托

- 第二章 满铁的劳务管理和统治工人的机构
  - 第一节 劳务管理机构的沿革
  - 第二节 满铁统治中国工人的机构
- 第三章 满铁属下中国工人的状况
  - 第一节 满铁系统中国工人的概况
  - 第二节 满铁所属工矿部门工人的状况
  - 第四节 铁路搬运工人
- 第四章 工人的贫困
  - 第一节 铁路工人生活的贫困
  - 第二节 码头工人的悲惨生活
  - 第三节 铁路搬运工人
  - 第四节 煤矿工人的人间地狱
- 第五章 劳动条件恶劣，工人伤亡惨重
- 第六章 满铁系统工人的斗争
  - 第一节 二十年代沙河口铁道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
  - 第二节 中华工学会（南满铁路总工会）领导的工人运动
  - 第三节 铁路搬运工人的罢工斗争和满铁的压制
  - 第四节 满铁工矿系统工人的罢工斗争
  - 第五节 工人的武装抗日斗争
  - 第六节 工人以怠工、破坏等多种形式进行斗争
  - 第七节 抗日爱国放火团的英勇斗争事迹和码头工人的对敌斗争
- 第七章 满铁抚顺煤矿的特殊工人
  - 第一节 奴役和压榨特殊工人、辅导工人
  - 第二节 抚顺煤矿特殊工人的英勇反抗斗争

### 第三篇 满铁的资本与利润

- 第一章 满铁资本的积聚
  - 第一节 日本政府掌握满铁半数股份
  - 第二节 包罗日本豪富的满铁民间股东
  - 第三节 满铁的历次增资
  - 第四节 满铁股金的缴纳??
  - 第五节 满铁股票的上市及其行情
- 第二章 满铁的公司债
  - 第一节 满铁公司债发行的方针
  - 第二节 满铁公司债的募集和偿还
  - 第三节 满铁资金的筹措问题
  - 第四节 满铁资产负债表
  - 第五节 财产评价和折旧
- 财产评估
- 折旧
- 第三章 满铁的资金投放
  - 第一节 满铁的内部投资
  - 第二节 满铁的股份投资
  - 第三节 满铁的贷款

- 第四节 满铁的社内外投资构成
- 第四章 满铁的营业收支和利润
  - 第一节 营业收支及盈利
  - 第二节 满铁的非营业性支出
  - 第三节 满铁的红利分配
  - 第四节 围绕官股红利的争议
- 第五章 满铁与日本的对华投资
  - 第一节 满铁是在东北的最大外国资本
  -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资本扩张

#### 第四篇 满铁的关系会社

- 第一节 创业期满铁的股份投资
- 第二节 一战期间满铁的股份投资
- 第三节 二十年代满铁的股份投资
- 第四节 关系会社大发展的全盛时期
- 第五节 关系会社的调整时期
- 第六节 关系会社在满铁的地位
- 满铁对关系会社的监督和管理
  - 第一节 满铁对关系会社的监理组织
  - 第二节 满铁对关系会社的管理方针
  - 第三节 关系会社的董事和监察人
  - 第四节 满铁所持关系会社股份的开放问题
  - 第五节 流产的满铁的控股公司设立计划
- 第三章 满铁同关系会社及关系会社彼此之间的依存利用情况
- 第四章 满铁关系会社网与伪满经济统制政策
  - 第一节 伪满洲国经济统制政策与特殊会社制度
  - 第二节 满铁关系会社在伪满经济中的地位

#### 经济编

##### 第一篇 满铁的铁路和公路运输

###### 上部 (1906 ~ 1031)

- 第一章 南满铁路
  - 第一节 南满铁路的扩建和运输力的提高
  - 第二节 沙河口铁道工厂及其分厂
  - 第三节 南满铁路的经营
  - 第四节 开展区域和国际联络运输
  - 第五节 铁路运输的营业收支和高额利润
- 第二章 安奉铁路与朝鲜铁路
  - 第一节 安奉铁路的改筑和鸭绿江架桥
  - 第二节 安奉、鲜铁、日本国铁的三线减价联运
  - 第三节 满铁代管朝鲜铁路的经纬
- 第三章 满铁与中东路
  - 第一节 南满中东路联络与国际联运

- 第二节 南满中东的竞争及其影响
- 第三节 满铁的搜货机构和国际运输株式会社
- 第四章 满铁与中国自办铁路
  - 第一节 发展培养线
  - 第二节 阻挠中国铁路延伸，破坏中国铁路联运。
  - 第三节 二十年代末对中国自办铁路的激烈竞争
- 第五章 染指开丰轻便铁路与金福铁路
- 下部（1932～1945）
  - 第一章 满铁设立铁路总局经营伪满“国有”铁路
  - 第二章 日“满”最短路线的开通和北鲜铁路的委托经营
    - 第一节 所谓日“满”最短路线的开通
    - 第二节 北鲜铁路的经营
  - 第三章 铁道总局对东北全部水陆交通的统一经营
    - 第一节 铁道总局的设立及其改革
    - 第二节 铁道总局的扩充
    - 第三节 铁道总局所辖各局及路线
  - 第四章 战时铁路运输能力的扩大
    - 第一节 军事铁路网的修建
    - 第二节 线路车站设备的改建
    - 第三节 铁路的附属工厂和车辆修缮能力
  - 第五章 走向战时体制的铁路运输
    - 第一节 1932-1936 年的铁路运输状况
    - 第二节 七七事变后货运格局的变化
    -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铁路运输
    - 第四节 铁路的军事运输
    - 第五节 运输力不足、事故频仍
  - 第六章 铁路的高额垄断运价
    - 第一节 盘剥农民掠夺资源的高额垄断运价
    - 第二节 关东军指令满铁降低大豆出口运费
    - 第三节 针对北满资源，满铁实行新运费
    - 第四节 战时提高运费加紧盘剥
    - 第五节 满铁经营的仓库和旅馆
  - 第七章 日伪在铁路沿线的警察统治和东北人民的破路斗争
    - 第一节 铁路沿线的日伪警察统治和铁路爱护村运动
    - 第二节 抗日武装对铁路的袭击
  - 第八章 经营伪满“国营”汽车运输
    - 第一节 关东军指令满铁把持伪满“国有”汽车运输
    - 第二节 满铁的汽车运输机构和“国营”汽车运营状况
  - 第九章 满铁在交通部门子公司的大发展
    - 第一节 国际运输株式会社的扩张及其对“小运送”的统制
    - 第二节 大连都市交通株式会社对城市公交的垄断
    - 第三节 满洲航空株式会社
    - 第四节 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空）
    - 第五节 满洲车辆株式会社

## 第二篇 满铁经营的港口和水运

### 第一章 大连港

- 第一节 大连港的扩建和繁荣
- 第二节 大连港的经营及其大港地位的形成
- 第三节 大连港的兴盛和衰落
- 第二章 满铁垄断东北全部海港、码头
- 第一节、旅顺、营口、安东的满铁码头
- 第二节 新建扩建港口
- 第三章 北鲜三港的经营
- 第四章 插手中国海上运输，经营大连汽船株式会社
- 第一节 满铁的上海航路和上海、青岛满铁码头
- 第二节 大连汽船株式会社的海上称雄
- 第三节 白河驳船会社和日本海汽船会社
- 第五章 大连船渠铁工株式会社
- 第六章 投资日满仓库和阪神筑港在日本修筑满铁专用码头
- 第七章 垄断松黑两江航运
- 第一节 设立临时松花江水运委员会从事军运
- 第二节 把持哈尔滨航业联合会垄断北满江运
- 第三节 北满江运局统制水运建立战时体制
- 第四节 哈尔滨造船所

## 第三篇 满铁对东北矿藏的掠夺

- 第一章 满铁抚顺炭矿的经营
- 第一节 日本霸占抚顺、烟台煤矿
- 第二节 满铁抚顺炭矿的扩张
- 第三节 1907~1931年抚顺煤矿的扩建和开采
- 第四节 1932~1945年抚顺煤矿的扩占矿区及其掠夺式开采
- 第五节 烟台煤矿
- 第六节 满铁侵占和经营蛟河、老头沟、瓦房店、富锦和光义煤矿
- 第二章 满铁侵占新邱煤矿
- 第一节 大仓组讹取新邱矿权转让满铁
- 第二节 满铁攫取新矿区图谋独占阜新煤田
- 第三节 大新、大兴煤矿公司的经营
- 第三章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与伪满的煤业统制
- 第一节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的设立
- 第二节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的经营
- 第四章 以振兴铁矿公司名义掠夺鞍山铁矿
- 第一节 满铁攫取鞍山铁矿开采权
- 第二节 于冲汉与中日合办振兴铁矿有限公司
- 第三节 弓长岭铁矿
- 第五章 满铁对其他矿产的掠夺
- 第一节 南满矿业株式会社对菱镁矿的掠夺
- 第二节 复州矿业株式会社对粘土的掠夺

- 第六章 满铁与伪满洲国矿业统制
  - 第一节 满洲矿业开发株式会社独占伪满洲国的矿业权
  - 第二节 满洲采金株式会社对“特殊国有”金矿的垄断
  - 第三节 设立大满采金公司，获取金矿租赁权
  - 第四节 满洲矿业株式会社对金银矿的掠夺
  - 第五节 满洲铅矿株式会社对铅锌矿的掠夺
- 第七章 满铁的矿业扶助和调查
  - 第一节 满铁的矿业主管机构
  - 第二节 满铁的矿业扶助
  - 第二节 满铁地质调查所
- 第四篇 满铁的工业侵略机构及其经营活动**
  - 第一章 满铁的工商业主管机构及助成策
    - 第一节 满铁商工课
    - 第二节 计划部、产业部
    - 第三节 铁路总局附业课和各路局产业处
    - 第四节 满铁资助的日本工业企业
  - 第二章 满铁中央试验所和抚顺煤矿机械制作所
    - 第一节 满铁中央试验所前期
    - 第二节 满铁中央试验所后期
    - 第三节 满铁密业课与密业试验工厂
    - 第四节 大豆工业的研究
    - 第五节 抚顺煤矿机械制作所???
  - 第三章 满铁及其子公司对东北电力和煤气工业的垄断
    - 第一节 抚顺煤矿大官屯发电所
    - 第二节 满铁电气作业所和电灯营业所
    - 第三节 满铁附属地内的各电灯株式会社
    - 第四节 南满电气株式会社及其子公司
    - 第五节 满铁控制下的中日合办电气企业
    - 第六节 满铁与日伪的电业统制
    - 第七节 南满洲瓦斯株式会社和满洲瓦斯株式会社
  - 第四章 满铁与钢铁工业
    - 第一节 鞍山制铁所
    - 第二节 昭和制钢所
    - 第三节 满铁抚顺炼铁厂与特殊钢
    - 第四节 设立大华电气冶金公司生产军用特殊钢??
  - 第五章 石油工业
    - 第一节 满铁与军方合谋掠夺抚顺页岩油
    - 第二节 满铁的人造石油事业
  - 第六章 满铁资本渗入和统制东北农副产品加工业（轻纺工业）
    - 第一节 投资和资助榨油及油脂工业
    - 第二节 投资和经营食品加工工业
    - 第三节 扶植日人棉毛纺织企业
    - 第四节 经营南满铁路沿线屠宰场

- 第五节 投资满洲畜产工业株式会社
- 第六节 投资纸浆和造纸工业??
- 第七节 满铁的耐火材料与玻璃工业
- 第七章 参与创办化学工业
- 第一节 抚顺煤矿化学工业所和火药制作所
- 第二节 满铁的氧肥生产计划及东洋窒素工业株式会社
- 第三节 主办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 第四节 主办满洲曹达工业株式会社
- 第五节 参与设立满洲盐业株式会社
- 第七节 满铁投资的其它化工公司
- 第八章 参与军用工业
- 第一节 主办满洲轻金属制造会社生产军用铝
- 第二节 主办日满镁会社生产军用镁
- 第三节 参与装配军用汽车的同和汽车公司,

## 第五篇 满铁的农事经营、土地掠夺和移民侵略

- 第一章 日本农牧业侵略的大本营
- 第一节 满铁农业侵略的中枢机构
- 第二节 满铁的农业助成
- 第二章 满铁的农事试验
- 第一节 公主岭农事试验场
- 第二节 熊岳城农事试验场分场
- 第三节 满铁的各种试作场
- 第四节 满铁的畜产改良试验
- 第三章 扶植日本人在东北经营农场
- 第一节 扶植日本农场主盗买农地
- 第二节 支持胜弘贞次郎等人盗买土地开办农场
- 第三节 支持榊原政雄霸占北陵农场
- 第四章 进行移民试验, 盗买东北农田土地
- 第一节 满铁的移民试验——附属地退伍兵移民
- 第二节 大连农事株式会在旅大租借地的移民
- 第三节 满铁直接大量盗买东北土地
- 第五章 东亚劝业株式会社-满铁农业侵略的总代理
- 第一节 东亚劝业株式会社的设立
- 第二节 侵占的土地和采取的手法
- 第三节 东亚劝业的经营
- 第六章 满铁与日本移民侵略国策
- 第一节 东亚劝业随同关东军强行收购日本移民用地
- 第二节 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日本的“移民执行机构”
- 第三节 鲜满拓殖株式会社和满鲜拓殖股份有限公司
- 第四节 满洲拓殖公社——日本移民国策机关
- 第五节 铁路自警村、满铁训练所和满铁辅导义勇队开拓团
- 第七章 满铁的机械农场和自给农场

**第六篇 滿鐵及其子公司对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

第一章 滿鐵的直营林业

第一节 滿鐵的苗圃和造林

第二节 哈尔滨林业所

第三节 铁道总局林业事务所

第二章 滿鲜坑木株式会社

第一节 滿鲜坑木株式会社的木材经营

第二节 滿鲜坑木株式会社的向北扩张。

第三节 滿鲜坑木的子公司。

第三章 利用土豪韩家盗伐桦甸森林

第一节 滿鐵攫取吉林韩家资源开采权。

第二节 滿鐵同韩家订立的借款

第四章 滿鐵攫取大兴安岭森林采伐权

第一节 俄商谢夫谦克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采伐

第二节 滿鐵与谢夫谦克兄弟商会的勾结。

第三节 扎免采木公司的设立，经营和纠纷。

第四节 扎免采木公司的发展及其解散

第五章 滿鐵与伪滿林业统制

第一节 滿鐵参与滿洲林业株式会社对“国有”林区的采伐

第二节 滿洲林业株式会社与木材统制

**第七篇 滿鐵及其子公司的商贸、金融活动**

第一章 滿鐵产品的销售及其直营商业机构

第一节 滿鐵贩卖课的煤、铁及副产品销售

第二节 抚顺煤贩卖会社

第三节 鞍山生铁的销售和铄铁贩卖共同组合

第四节 滿鐵商事部及其商业活动

第二章 滿鐵初创期经济扩张的别动队-中日合办清和公司

第一节 清和公司概貌

第二节 清和公司的经营

第三节 清河公司的解散

第三章 操纵东北特产市场，把持交易所

第一节 滿鐵附属地交易所的沿革和滿鐵的方针

第二节 把持各交易所信托会社，操纵东北特产交易

第三节 关东军的交易所统制方案及信托会社的整合

第四节 对大连日人特产出口商的援助

第五节 伙同关东军设立滿州特产中央会

第四章 滿鐵系统的消费合作社

第一节 滿鐵调办所和滿鐵社员消费组合

第二节 铁道总局福祉生计所

第三节 滿鐵生计组合

第五章 扶植在东北的日本零售商促进日货占领东北市场

第一节 设立和扶植长春、铁岭和锦州商品陈列所

第二节 扶植日本零售商组成输入组合

- 第三节 满洲输入组合联合会和满洲输入株式会社
- 第六章 满铁系统的市场会社操纵统制生鲜食品市场
  - 第一节 满铁控制下的各地市场株式会社
  - 第二节 满铁的市场统制方案和奉天中央卸卖市场株式会社
- 第七章 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对日用工业品的统制。
  - 第一节 日伪的生活必需品配给统制纲要和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的设立
  - 第二节 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的经营
  - 第三节 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对消费品分配的统制
- 第八章 日满商事株式会社对生产资料市场的垄断。
  - 第一节 日满商事株式会社的设立
  - 第二节 日满商事株式会社的经营状况
  - 第三节 日满商事株式会社的改组和对生产资料市场的统制
- 第九章 满铁涉及金融界的活动
  - 第一节 满铁投资的银行和保险公司
  - 第二节 满铁与中日实业的关系
- 第十章 满铁与法国财团的合作
  - 第一节 满铁与法国财团合办的日法对满事业公司
  - 第二节 满铁与法国经济发展协会合办的日法对满事业公司
  - 第三节 东亚企业土木会社与布鲁塞尔·莫帕恩公司的草约
  - 第四节 日法事业公司的虎头蛇尾
- 第十一章 满铁对东北日本商人的扶助

收稿日期：2015. 3. 7

## 《南滿鐵路概論》及其作者陳彬猷

许勇

民国二十年（1931）11月15日，「日本研究社」推出的「东北问题一角丛书」之一——《南满铁路概论》在上海问世，编者陈彬猷。这本定价大洋一角的小册子，在当时是否畅销今已无从考证，但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这类介绍南满铁路的书其时并不多见；第二，编者非等闲之辈，在沪上文化圈，陈彬猷绝对是个大腕。

先看这本《南满铁路概论》，该书由六部分组成，目次为：第一节 绪论、第二节 南满铁路之敷设与转移、第三节 满铁会社与南满铁路网、第四节 满铁会社经营之事业、第五节 南满铁路对于我国之迫害、第六节 我国应即收回南满铁路。

在第一节的序言中，陈彬猷如是说：

“日本对我国之侵略，自华盛顿会议而后，愈益集中于我东北三省，而其侵我之强而有力之工具，则为南满铁路。南满铁路立于朝鲜铁路之前，为日本以浑身力量攻入亚细亚大陆的「日本之楔子」，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为日本向大陆发展的基本。田中义一有谓。「我把此交通大动脉之权，可以不客气的侵略满蒙，实行明治大帝第三期灭亡满蒙之计划。」其对于我国家之迫害，吾人自可想见。近年来我东北当局为打破艰难险恶之前途，对于东北铁道网系之计划与修筑，都极努力，然而我之所孜孜努力者，正日人所慄慄危懼。日本军阀政客，遂高唱其荒悖之谬论，谓我国为违背条约，为欲冷杀满铁，为危害其在我东北所应享之权益。而所谓日本对外同志会。全满日人自主同盟，全满地方委员会，则更鼓作危辞，耸彼国人之听闻，谓满铁已入受难之时期，并主张以断然之手段，打破满铁之危局，以维护其正当权益，朝野喁喁，怪调百出，于是始而满铁总裁仙石贡去职，委任外交界老手之内田康哉继任，复起用宇垣为朝鲜总督，高唱其所谓鲜满一元之谬论。嗣又派木村为铁道交涉代表，积极进行国道交涉，另一方面则更增加朝鲜驻军，增加我东北驻军，积极作军事上之准备。迨万宝山案，韩人仇华案，以及所谓中村大尉事件，于有计划之策动下接踵发生，东北情势。乃日趋险恶，日人之阴谋野心，乃益显露。至今年九月十八日，遂藉口我方之谋炸燬南满铁道，实行暴力发动，不宣而战，三数日间，我辽吉两省，皆已入于其掌握，田中「我把此交通大动脉之权，可以不客气的侵略满蒙」之言，今已完全实现矣。现在日军盘踞于我领土。犹未撤退，满蒙独立之呼声，正高唱入云，白山凄迷，黑水呜咽，东北前途，艰难正多。国人经此创痛，当更可以切实认清所谓「日本之楔」之经济价值以外之军事价值，南满铁路一日不收回，我国家将一日不得安枕，九月十八日，已给予吾人以沉痛之教训矣，未来如何，端在吾人自起努力，国人乎，今日非吾人偷闲苟安因循懈惰之时矣。再不觉悟，漫漫长夜，其将无复旦时。”

《南满铁路概论》的扉页上，印有：谨致哀悼于暴日蹂躏下之东北被难同胞。看了这段文字，又看了该书的序言，读者会认为编者肯定是个懂铁路的史学家，起码也是位有气节的爱国者，那么，陈彬猷是这样的人吗？耐心读读下文，答案自然会慢慢浮出。

陈彬猷，曾用名乐素素、昌蔚、松轩，江苏吴县人，生于1897年，他的身世始终是个谜，只听说他幼年丧父，母亲曾在犹太富商哈同的夫人罗迦陵身边做

过侍女。严格地讲，陈彬龢是个没啥学历的人，别说大学、中学，他恐怕连个正儿八经的小学文凭都拿不出来，更不要说什么出洋镀金了。但他的运气蛮好，早年在上海，因为母亲的关系，陈彬龢在哈同花园的仓圣学校谋了个教员差事，虽薪水不高，但却结识不少来校任教或编书的前清遗老和旧派文人，如章太炎、胡小石、沈曾植、王国维、罗振玉等。近水楼台的陈彬龢开始涉猎经史子集等国学精华，尤其喜欢各种版本碑帖，并且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汉魏篆隶书法，这成了他日后混迹江湖、巴结名人的重要资本。后来在北京，陈彬龢又先后结识了陈垣（援庵）、张伯苓先生等名家。

混来混去，就到了 1926 年，“三·一八”惨案后，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下令通缉李石曾、李大钊、易培基、徐谦、顾孟余五人。当时的《京报》还披露了一份所谓第二批通缉名单，计有 43 人之多。在包括第一批 5 人的 48 人大名单中，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名列第 21、22 名，陈彬龢名列第 31 名，当时他的职务是“前平民中学教务长、前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现中俄大学总务长”。48 人大名单中，还包括朱家骅、蒋梦麟、许寿棠、陈垣、马叙伦、孙伏园、丁惟汾等，与这些颇具知名度的教授、校长、政客同上“黑榜”，原本无名小卒的陈彬龢想不出名都难了。

既然成了北洋政府的通缉犯，北方是没法混了，陈彬龢只好又回到了他的老码头——上海。通过黄炎培的得力引荐，他搭上了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的关系，陈彬龢的一张巧嘴、一手好字，居然博得了老板的赏识，王云五还承诺以高价收买其书稿。

陈彬龢的“写作”生涯拉开序幕，与其他撰稿人有别，他几乎不咋动笔，而是雇佣了一批“御用”枪手为其代笔。从此，署名“陈彬龢”的文章和著作，便从这个“攒书作坊”中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

陈彬龢编著的书包括：《元朝秘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日本现状论》、《中国文学论略》、《满洲伪国》、《中国书史》、《苏俄经济组织与实业政策》、《日苏战争之预测》、《中国文字与书法》、《陈彬龢论文选》、《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等。

陈彬龢豢养的“枪手”大多身怀绝技，汉英日文俱佳，如之江大学毕业生胡山源，英文水平很高，《日本通史》、《谈教育》等著作便是胡牵头翻译或撰写的。

陈彬龢善于跑江湖，“写作”之余，喜欢结交各种背景的人。1928 年，他与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岩井英一（1899~？，日本爱知县人，1921 年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商务科，旋即入职外务省，1937 年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兼外务省情报部门——特别调查班（即著名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负责人。）拉上了关系，成为“岩井公馆”（日本外务省特务机关）的重要成员。

1930 年，「新纪元」杂志社创办了《日本研究》月刊，作为主编，陈彬龢忙的不亦乐乎，他一边请蔡元培、马相伯、胡适等知名人士题名、题词，一边在每期开辟「日本研究谈」，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日本政治、经济的文章，其中不乏署名“陈彬龢”的卷首语和文章，如「日本研究」，「日本文明的天性」，「日本民族性中的柔术精神」，「世界列国其注意日人之暴行」，「日本突然占领沈阳」，「暴日犯我东北论丛」，「“五三”你决不会忘记吧」，「所谓中村事件」等。

尽管《日本研究》只出版了寥寥几期，到 1931 年底便停刊了，但它每期五万份的印量，加上它刊载的那些忽左忽右的文章，要不把日本夸的天花乱坠，要不把日本骂的狗血喷头，还是吸引了各界读者的眼球。刊物虽昙花一现，但主编陈彬龢的头上又多了一顶“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的高帽。

1930 年，即在主编《日本研究》期间，陈彬龢去了趟东北，做了三个月的

实地考察，东北所有重要的地方，甚至包括中苏边境的满洲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南满铁路概论》这本书，应该就是陈彬龢此次东北之行的考察成果之一。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报业名人史量才重组《申报》班底，又是黄炎培，把貌不惊人，操一口慢腾腾苏州官话的“才子”引荐给史老板，陈彬龢被聘为《申报》总主笔。“主笔”不久，陈彬龢便在《申报》头版连发三篇时论——「剿匪与造匪」，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剿共”政策，要求当局改革政治，实行民主，安定民生，在国难当头之际共同抗日。

陈彬龢的“三论”宛如三颗重磅炸弹，惊动了执政者，激怒了委员长。结果是《申报》停邮，陈彬龢被迫辞职。原本名气局限于沪上文化界的陈彬龢，却为惹怒了最高领袖而名噪全国，诸如“红色总主笔”、“反蒋斗士”等桂冠蜂拥而至。在这场轰动全国的报界最高等级的笔墨官司中，老板史量才等人，不是忍气吞声，就是落荒而逃，惟有秃头细眼的胖子陈彬龢成了赢家。

1937年12月上海沦陷后，《申报》停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陆军查封了《申报》馆，一周后准予恢复出版。1942年11月15日，日本海军接管《申报》。1942年12月6日，一辆高大气派的敞篷马车停在了位于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309号的《申报》馆门前，从马车上走下一位神气活现、五短身材的秃头胖子，他就是新任社长陈彬龢。这时的陈彬龢，住的是法租界迈尔西爱路的豪华公寓，花的是每月50万的日本军票，他已完全堕落成一个认贼作父、寡廉鲜耻的文化汉奸。《申报》在他的主持下，一夜之间便沦为日伪政权的舆论工具，鼓吹“大东亚圣战”，为侵略者涂脂抹粉的文章充斥版面，其中不少就出自陈彬龢之“手”。

1945年8月11日的《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从南京归来」的文章，署名“陈彬龢”，当日，他从上海消失。

1946年7月，重庆、上海各报都登出了《中宣部函请通缉文化汉奸陈彬龢》的消息，11月，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对陈彬龢提出公诉。

此时的陈彬龢早已化作一缕青烟，无人知晓他飘向了何方。昔日上海滩呼风唤雨的陈社长，仿佛真的从人间蒸发了。许多人都以为陈彬龢早就死了，《民国人物大辞典》等工具书，记载他的卒年就是1945年。

据陈彬龢当年的汉奸朋友亦为知名报人金雄白晚年披露，抗战胜利后，陈彬龢是以天主教徒的身份获得掩护，先在内地藏身，后伺机逃亡到香港。1950年到港后，他改名陈约翰，曾办了份基督教刊物，后又与日本人勾结倒卖战略物资。1967年，陈彬龢离港去了日本，继续其骗吃骗喝、花天酒地的生活。晚年的陈彬龢已病入膏肓，如条丧家之犬，在日本的街头僵尸般蹒跚游走，苟延残喘着。信奉“天无绝人之路”的陈彬龢，精神已经错乱，大限已经来临。

1970年8月30日下午5时5分，昔日上海滩著名的文化汉奸陈彬龢，在日本茨城县水海道市的厚生医院病逝，终年73岁。

陈彬龢的一生可谓滑稽而荒诞，他出身卑微，其貌不扬，凭着一张铁嘴、一手好字，巴结大佬，编织人脉。他忽左忽右，时而与人为善，时而与狼共舞。他黑白通吃，时而做人，时而做鬼。

有人说陈彬龢像一个演员，他表演的是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还有人说陈彬龢是个“不学有术”的混世文人，他编译的是一部部“枪手”越俎代庖的“大作”，当然，其中也包括本文提及的《南满铁路概论》。

# 辛亥革命期間滿鐵的侵華陰謀

里蓉 权芳敏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对此，日本与其它帝国主义列强曾联合发布了一个所谓“中立”布告，称“现值中国政府与民军互起战争，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不得藏匿两有关系之职守者，亦不得辅助何方面之状态。据此，本领事等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注：曹伯亚《武昌革命真史》。）随后，日本政府对其在华利益的执行机构——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的行为也做出规范：“帝国政府为对全局保持公正态度起见，凡欲经由南满铁路运送军队及军需物质等项，对官、革双方一概谢绝。”（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 年版，第 223 页。）那么，满铁是怎样履行这一承诺的呢？我们翻开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满铁档案，就不难看出满铁在辛亥革命时期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满铁做为日本政府“经营满洲”即侵略中国东北的中枢机构，为了实现掠夺，它从 1906 年设立到 1911 年辛亥革命，进行了“诸如改筑铁路，扩建港口，修筑工厂，开采煤矿，举办电力、煤气工业，进行农牧业改良试验以及地质调查，工业试验，投资办厂等各种开发活动。”（注：苏崇民著《满铁史》，第 2 页。）辛亥革命的爆发，触动了满铁的神经。武昌起义消息传开后，奉天、营口、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市场动荡，有鉴于此，1912 年 1 月 12 日，拓殖局第二部长江木翼致函满铁副总裁国泽新兵卫：“清国事变，贵社营业及其它设施及将来关系各项十分至急。希速报告。”（注：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档案总体部，第 2726 卷。）于是，满铁的调查研究机构马上以最快速度从贸易输出输入、煤炭产值、铁路运输等诸多方面入手，做了极为详细的比较调查：

输出入货物比较总表

| 年 度    | 输 出 入 | 输 出        | 输 入        |
|--------|-------|------------|------------|
|        | 月 份   | 10 月~12 月  | 10 月~12 月  |
| 1910 年 |       | 14130. 2 吨 | 11572. 4 吨 |
| 1911 年 |       | 2520. 8 吨  | 10539. 3 吨 |
| 1912 年 |       | 5386. 4 吨  | 15338. 2 吨 |

大连及营口驿发运货物数量调查表

| 品名     | 年 度    | 大 连  |      |      | 营 口  |      |      |
|--------|--------|------|------|------|------|------|------|
|        |        | 10 月 | 11 月 | 12 月 | 10 月 | 11 月 | 12 月 |
| 砂糖 (吨) | 1910 年 | 176  | 311  | 703  | 792  | 1225 | 3114 |
|        | 1911 年 | 220  | 67   | 372  | 560  | 1210 | 1890 |
| 麦粉 (吨) | 1910 年 | 107  | 135  | 196  | 47   | 14   | 35   |
|        | 1911 年 | 230  | 227  | 754  | 128  | 310  | 107  |

煤矿产值比较调查表

| 年 度    | 10 月   | 11 月   | 12 月   |
|--------|--------|--------|--------|
| 1910 年 | 6417 吨 | 7115 吨 | 6516 吨 |
| 1911 年 | 2000 吨 | 1000 吨 | 1750 吨 |

上述资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档案 2726 卷。

从上述调查统计，我们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爆发后，满铁输入货物明显增加，1912 年比 1910 年增加近 3765.8 吨；发送麦粉大连港 1911 年比 1910 年同期增加 773 吨，营口港增加 449 吨。这就不难说明，这期间满铁经营的铁路大量向交战双方倾销军需物品，以从中谋取暴利，发战争不义之财。同时也可看出，因时局动荡，工厂倒闭，市场混乱，致使输出货物较同期锐减。1910 年输出货物为 14130.2 吨，至 1911 年同期降至 2520.8 吨。特别是满铁煤矿产值此间急剧下降，“产值仅是去年同期的四分之一”。

尽管如此，满铁的二重性（既是一个殖民侵略机构，又是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使满铁以扩大侵略权益为最高原则，必要时可以不计盈亏，以其经济利益服从于日本侵略扩张的政治或军事要求。因此，当日本政府将辛亥革命视其为扩大侵略权益的绝好机会，日本军界明目张胆地提出要“趁火打劫”（注：升味准之辅等编《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 5756 页。）时，满铁做为日本政府“在中国本部的势力”，他们口称“中立”，实则积极参与干涉，策划阴谋，其触手已经深入到中国的各个方面。

### 1. 广泛收集情报

谈到满铁早期情报工作，就不能不谈陆军省少佐佐藤安之助。满铁成立后，为使铁路适于战时军事运输的要求，密切满铁与日本陆军的关系，日本陆军省特派佐藤安之助少佐到满铁任嘱托。由于佐藤安之助“精通清国情况，不仅北京官话出色，并有英语及其他外国语言的素养”（注：鹤见右辅著《后藤新平》，第 2 卷。），深为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赏识，任命他为调查役，担任满铁奉天公所

长。同时，佐藤作为陆军的高级特务，利用其作为满铁公所长的身份经常周旋于中国军政要员之间，侦探中国军事情报，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佐藤更是一马当先，他所掌握的情报内容甚至比革命党和清政府更为全面。如 1911 年佐藤为满铁撰写了《赵尔巽其人》的调查报告，他对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从小到日常起居、为人品质，大到政治倾向、外交、实业、军事、吏治政策等方面进行调查。为满铁在辛亥革命中策划阴谋，提供了大量的可资决策的素材。

## 2. 亲自参与策划

满铁在收集有关情报的同时，还居心叵测地派遣满铁社员直接参与革命党人的机密活动。1911 年 11 月 10 日拓植局总裁元田致电满铁总裁：“已在革命党人王国柱身边安插一满铁社员做随从，并予活动经费。”（注：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档案总体部，第 3071 卷。）王国柱早年留学美国，归国后曾任法库门副将。其父积极倡导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王国柱受其父影响，思想较为开明，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发动所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并联络一些日本朋友为其购买军火。一直试图操纵和离间革命党人以从中渔利的满铁，觉得有机可乘，于是便投其所好，借此将耳目安插进革命党内部。据考证，这位满铁社员名曰谷村正友，他起草的有关革命党人报告及与满铁总裁往来电文约几十份，均为满铁机秘文件。从满铁参与革命党活动，为其提供经费，到满铁当时意图；从革命党人活动行踪、计划安排，到兵力布置、举事时间，在满铁档案中都有详细记载。其用心之良苦，昭然若揭。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在奉天发展变化的复杂情况。

## 3. 提供军火贷款

辛亥革命爆发后，满铁禀承日本政府旨意，采取双管齐下的两面政策，斡旋于革命党和清政府之间，它一方面将破旧的武器卖给清政府，另一方面又卖给革命党人，以从中火上浇油，大发战争不义之财。如战争之初，满铁一面以朝鲜总督、军阀头目寺内政毅为首，由后藤新平牵线，满铁总裁中村是公直接出面，向革命党人王国柱“借钱十余万两并接济军火炸弹。”（注：苏崇民著《满铁史》，第 56 页。）同时，借赵尔巽急需资金购买武器而向满铁“贷款 300 万两”（注：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档案总体部，第 2863 卷。）之机，提出以沈阳故宫珍宝做为抵押担保条件。为此，1911 年 11 月 19 日至 20 日，拓植局总裁元田、清野理事纷纷致电满铁总裁，围绕这一掠夺阴谋反复磋商，最后终于迫使清政府就范，即以沈阳故宫所藏宝物，提供日本皇室做为抵押。这是辛亥革命时期满铁趁火打劫对我国珍贵文物的一次野蛮掠夺的罪恶阴谋。

## 4. 提供活动场所

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使东北各地革命党人精神大振，斗志倍增。革命党人张榕、商震、柏文蔚、宁武等数百人，分途聚会于奉天省城，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内

以“同学社”为名设置秘密革命机关，共谋响应武昌起义。革命党人经常出入满铁附属地得到了满铁默许。为此，张作霖面见驻奉日本总领事落合称：“现有革命党徒猥集于铁路附属地内进行种种策划，暗中是否有日本人加以庇护？”（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72页。）对此，1912年2月1日，落合致电内田外务大臣称：“近日来附属地内搜查革命党情况，事无巨细，均为总督所侦悉，总督咄咄要求我方严加取缔。”（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233页。）“前日夜间，又有一队革命党携带机枪、手枪及炸弹等，由大连到达本地，当即进入革命党办事机构。”（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233页。）那么，满铁何以如此为革命党人大开方便之门呢？内田外务大臣在复落合电中一语破的：如果革命党势力日益壮大，即使满洲秩序一时发生紊乱，亦未尝不可能因此而造成我们对满洲政策得以向前推进进一步之契机。”（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235页。）由此可见，满铁默许革命党利用清政府权力无法达到之附属地做为活动的策源地，是其侵华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 5. 提供军事运输

辛亥革命前夕，满铁的一个重要侵华步骤，即是借日军出兵朝鲜，于1911年10月迫不急待地建成鸭绿江铁桥，把朝鲜从釜山到新义州的铁路同在中国境内的安奉铁路连接起来，完成了侵略中国的运军路线。1911年11月1日安奉线全线开通，此时武昌起义的枪声，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因此，满铁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千载一遇”的机会，一方面，做出“以公正态度拒绝向官军和革命军之任何一方提供与军事行动有关之一切运输便宜。”（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117页。）另一方面，又为交战双方提供运输便利。满铁总裁中村是公曾直接出面，向革命党人允诺，“由南满铁路发给全线免票”（注：苏崇民著《满铁史》，第56页。）。赵尔巽在致曹汝霖电中也称：“当地革命党人，大多数潜伏日本国铁道附属地内，忙于搬运、储藏大量军火，闻日本国已发给免费运输凭证。”（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211页。）同时，满铁也用火车运送清兵。为此，1912年2月7日，蓝天蔚致电赵尔巽，抗议其“用南满火车运马队步兵于盖平、岫崖（岩）一带。”（注：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372页。）并指出：“日本既守中立，自不应违例满清运兵”（注：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372页。）。满铁如此言行不一，其别有用心也是显而易见的。

## 6. 与日本陆军相互策应

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过程中，日本陆军与满铁始终是其手中的两张王牌。二

者遥相呼应，策划阴谋，早在辛亥革命期间就有“上乘”表现。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陆军曾对事态发展做过这样描述，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宇都官太郎在《对中国之我见》一文提出：“此次内乱如稍有真实进展，至少可以希望分立为满汉两族的两个国家，即在国际礼仪上及我对清政策上，表面当然援助叛徒，使其日益强大，而视适当时期，居中调停，使其分立为两国。”（注：升味准之辅等编《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 5756 页。）日本陆军这种险恶用心，可以说与满铁不谋而合。1911 年 10 月 27 日谷村在给满铁报告中明确指出：日军应以保护居留民为掩护，出兵东北。筹备成立日人军人后援会，以便随时配合日本陆军采取军事行动。同时，为更密切与日本陆军的联系，满铁利用谷村来大连之际，将其和佐藤的联络移交三原陆军大佐。1911 年 11 月 8 日小池致内田外务大臣电中称：“三原陆军大佐刻下正在此地，曾由革命党人王国柱处（关于王国柱之行动已另有函报）探知，革命党为震撼北京朝廷，拟于日内举事，希望日本采取旁观态度等等。该大佐已通过关东都督府向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另电详报。”（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 年版，第 116 页。）这样，在辛亥革命中，满铁利用日本陆军派驻满铁的佐藤少佐、三原大佐及时与日本陆军相互勾通情报，在满铁和日本陆军之间无疑编织了一张无形的侵略之网，架起了一座蓄意侵华之桥。

上述种种表现，我们不难看出，满铁在辛亥革命中可谓机关算尽，其最终阴谋就是策划制造混乱，以策应日本陆军侵吞东北。但随着辛亥革命的发展，满铁与日本陆军这一侵华阴谋并没有变成政府行为。究其原因，笔者想从以下二方面进行探讨。一、内在因素。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政府的扶植下，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经过三次侵略战争，将日本带入帝国主义阶段。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以纺织为主的轻工业部门的话，那么，在日俄战争之后，由于垄断了朝鲜和我国东北的市场，疯狂推行对外军备扩张和经济掠夺政策，钢铁、造船、电力等重工业部门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但是战争带给日本人民的却是沉重的负担。由于战争，日本的人力、物力、财力损耗极大，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弥补损耗，向广大人民加紧搜刮，用增加税收等手段来偿还战时举借的亿万债款，广大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人民群众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方兴未艾，国内政局不稳。加之客观环境所限，它还不具备与英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抗衡的实力，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对其都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在辛亥革命中，日本政府只能有所收敛，即所谓“根本解决满洲问题的”“适当时机”还未到来，暂时满足于“维持现状”（注：苏崇民著《满铁史》，第 55 页。）。二、外在因素。日俄战争后，国际舞台上形成了新的力量配置，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更加尖锐。在日俄战争时支持日本的英美两国对日本企图独霸“满蒙”权益表示不满，英商在牛庄的营业受到日本的阻挠，为此英国提过抗议。美国资本更想打进我国东北，如哈里曼计划收买南满铁路。此计划流

产后，1909 年 11 月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向英国建议，要使“满洲铁路中立化”。在国际形势这样变化的过程中，日本不得已与不久以前的敌国沙俄于 1910 年 7 月签订了第二次日俄协定，相约维持“满洲”现状与有关铁路的权益。可见，辛亥革命爆发时，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表现在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上也不完全一致，为着各自的利益都打着小算盘。如日本政府最初支持清政府，但它欲维持清廷于长江以北的计划却遭到英国的反对。日本政府起初反对袁世凯上台，英美却认为可以用袁做它们的代理人。凡此种种，使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受到抑制，不得已调整对华方针，和英美等国采取同一步调。但在此后的岁月里，日本军国主义一刻也没有停止其兼并东北的野心。从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到皇姑屯炸车事件；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终于一步步走上了霸占东北、进而独吞中国的侵华道路，而满铁始终走在这条侵略道路的最前列。

原文出处：《历史档案》1999 年第 2 期 第 113-117 页

#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與近代日本侵華活動

赵文远\*

日本所设东亚同文书院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所神秘学校。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术界对它鲜有研究。1995年苏智良先生在《档案与史学》第五期发表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述论》，1997年1月单冠初先生在同一刊物发表了《试论东亚同文书院的政治特点——兼与西方教会大学比较》。笔者1995年留学日本时曾接触到东亚同文书院的史料，近几年来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本文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关于该书院的史料，拟从书院与近代中日关系这一新视角，对其产生背景、历史活动和危害进行探讨，并就教于识者。

## 一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开设的，在探讨书院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将该会的情况略加叙述。

日本东亚同文会成立于1898年，它的出现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激怒了觊觎此地已久的沙皇俄国，因此出现了“三国干辽”之事。俄、德、法三国联合打压日本之后，乘势伸张在华势力，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即成。这种国际形势引起日本朝野内外的关注，在日本国内出现了一些所谓研究中国问题的组织。1897年日本众议院议员犬养毅、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和新闻界的陆实、池边吉太郎等人组成了东亚会。几乎在同时，常年活动于中国的大陆浪人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和日本政界要人近卫笃磨、大内畅三等人组成了同文会。1898年11月，东亚会与同文会合流，组成了东亚同文会。

东亚同文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四条纲领：1. “保全中国”。2. “协助中国与朝鲜的改革”。3. “研究中国及朝鲜的时事，以期实行”。4. “唤起日本国内舆论”。[1] (p470)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组织怎敢妄称“保全中国”以及“协助中国和朝鲜进行改革”？它之所以提出如此的纲领，是因为该组织拥有着雄厚的政治资源，它的会员多为明治以来日本各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898年该会成立时，会长是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近卫文磨之父），16名评议员中有后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和清浦奎吾，贵族院议员陆军中将谷干城，肥后藩主细川家族成员长冈护美子爵等等。即使普通会员也非平庸之辈，如后任驻华公使的宗方小太郎，后任驻美、驻德大使的植原正直和小幡西吉，江藤新平之弟江藤新作，以及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非常有名的头山满、平山周、内田良平、官崎滔天等等。

所谓“保全中国”其实隐藏着不可示人的目的。如前所述，列强瓜分中国之祸完全由日本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肇端，接下来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使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坐立不安，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不得不变换手法。于是，1898年成立的隈板内阁提出了所谓的“大隈主义”，声称要援助中国、“帮助中国改革和自强”、“保全中国”等等。“保全中国”实际上是“兴亚论”的代名词。在此之前，在对外如何扩张侵略的问题上日本国内曾有“脱亚论”和“兴亚论”之说。所谓“兴亚论”与蔑视亚洲邻国的“脱亚论”貌似相反，其实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旨。“兴亚论”主张以日本为盟主，与中国“合纵”，与朝鲜“合邦”，使东亚在日本的“指导”下联合起来，对付欧美对亚洲的侵略。

\* 赵文远，男，1965年生，河南西平人，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2] (p3) 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磨就是一个“兴亚论”者。他认为，西方对亚洲的侵略是种族性的，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冲突。他曾提出所谓的“亚洲门罗主义”，宣称“东洋实为东洋的东洋，处理东洋问题，是属于东洋人的责任，清国国势之不振，其弊端在于政治，不在于民族，如能共同携手从事于保全东洋，并不是不可能” [3] (p16)。从近代中日关系史来看，所谓“兴亚论”或“保全中国”论，显然是指在日本还没有能力独占中国之前，决不坐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于是假借保全之名以保留日本独吞中国的机会。对于这种谬论，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先生曾指出：“这种日、朝、中的反帝联合或亚细亚的主张，只有在反对日本本身的帝国主义的情况下，才可以说是真实的。如果不反对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而仅仅反对欧美的侵略，那么这种亚细亚主义，实际上只能变成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来对抗欧美帝国主义，而自己却在亚洲扩张势力的一种政策。” [4] (p231) 综上所述，日本东亚同文会的出现及其纲领都与日本的侵华策略相连，从实质上讲，它是受日本对外政策影响的一个政治团体。

东亚同文会组成后，要求会员把“保全中国”作为压倒一切的急务，密切注视。它在日本东京设立本部，在中国上海、北京、汉口等地设立支部，发行报刊，调查中国情况，同时决定在中国开办学校。据该会编写的《对华回忆录》记述，“东亚同文会在关于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方面，早就有在南京设立东亚同文书院的计划” [1] (p488)。不过，这个计划的出笼却是受荒尾精的影响。

荒尾精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1886 年他被日本参谋本部以现役中尉身份派到中国，在日本老间谍岸田吟香的资助下，以商人身份在汉口开设药店“汉口乐善堂”，以做买卖作掩护，进行收集中国情报的活动。当时日本陆军的主流派主张日本应该集中兵力破山海关而直取北京，速胜而缔约，达到割地赔款之目的 [5] (p39)。在中国活动三年，荒尾精详细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军事侵略中国并非上策，因为那样会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且耗费国力。另外，他亲眼看到了欧美列强肆意抢占中国的市场，而日本在对华贸易上远远落后于欧美。他认为“要把东亚大局获到盘石之安的首要手段，为中日两国的经济提携，尤其以积蓄能够同欧美列强相颉颃的实力为急务” [1] (p482)。为此，他主张在中国设立“日清贸易研究会”，一边培养中日贸易专家，一边调查中国商业情况，把中国的贸易权从欧美手中夺过来。由此看来，荒尾精并不反对侵华，他只是主张一种更高明的办法，即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从经济上控制中国。1890 年他回日本述职时，将他在中国之见闻与收集的情报资料写成了两万多字的《复命书》，呈送给日本参谋本部。据《对华回忆录》上记述，“当时的首相黑田清隆、藏相松方正义、农相岩村通俊等听到后，对于他的雄图，大为赞赏” [1] (p483)。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1890 年荒尾精在上海开办了“日清贸易研究所”。该所实际上是一所专门招收日本学生的学校，学制三年，所学课程主要是汉语、商业地理、经济等。该所共办三年，有 89 名毕业生，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停办。在 1894 年的中日战争中，该所的学生几乎全部投入对中国的战争，《对华回忆录》这样记述该所学生在战争中的表现：“该所的毕业生，几乎全部抱着献身祖国的志向，有的担任军事翻译，远赴前线，有的带着秘密使命，潜入敌境，血染草原。” [1] (p485)

1897 年，荒尾精在台湾染上鼠疫而死，他的旧部下几乎都投奔到近卫笃磨的门下，参加了东亚同文会，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根津一。根津一是荒尾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期的校友，两人都“把天皇、军国主义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基础和动力”，并成为至交。根津一曾担任“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副所长，

帮助荒尾精主持校务，他加入东亚同文会后，受近卫笃磨的重用，担任该会的干事长，处于一种决策地位，东亚同文书院正是在他和近卫笃磨的策划下出笼的。

## 二

1899 年近卫笃磨访欧归来途中到达中国，在南京拜晤两江总督刘坤一，商讨在华设学事宜，刘坤一表示赞同。1900 年 5 月东亚同文会设立了南京同文书院，校址设在南京鼓楼附近。因义和团事起，1901 年 3 月该院迁往上海。当初预定，待事态平静后，再度回迁。当时上海已是中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和政治、外交中心，并且是原“日清贸易研究所”所在地。因此，根津一建议将上海作为永久院址，同时将其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关于书院的设立，《对华回忆录》这样评价：“在可以成为本院前身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停闭八年以后，再度开办对华教育机关，意义最为深长。” [1] (p489)

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 1900 年至 1920 年；第二个时期从 1920 年至 1931 年；第三个时期从 1931 年至 1945 年该校解散。

第一个时期，书院校舍最初设在上海高昌庙附近，1913 年 7 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期间，该院校舍被战火焚毁。是年 8 月，该院迁往日本长崎，11 月又迁回上海赫司克而路临时校舍。1917 年迁至徐家汇虹桥路新校舍。这一时期，根津一一直担任该院院长。他把荒尾精的侵华谋略完全贯彻到书院的运作中，以至于书院的创办宗旨与“日清贸易研究所”一脉相承。

1900-1920 年东亚同文书院只招收日本学生，学生从日本各府县招考，每年入学的日本学生少则 50 人，多则达 100 余人。该院初设政治科和商务科，修业年限为三年。在课程设置方面，两科必修的课程有：儒家伦理、汉语、英语、中国政治地理、中国商业地理、民法、法学通论、中国制度律令、中国农工商史等。政治科的课程主要有：政治学、经济学、刑法、国际商法、中国近代外交史、近代政治史等。商务科的课程有：中国商品学、中国近代通商史、商法、商业算术、簿记、商业学、财政学等。 [6] (p335) 上述课程大多与中国有关，并且以商业和经济为重点。

东亚同文书院以研究中国情况为专务，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实地调查，因此，调查旅行是该院的重要活动之一。其实，这也是荒尾精在“日清贸易研究所”时期就提出过的。荒尾精曾宣布，每一个学生在学习三年后，应该在第四年到中国内地旅行，考察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旅行正是这样做的。从第一届毕业生开始，每届学生在第四年都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数人一组，或乘车或徒步，按照书院规定的路线，所谓“沐雨栉风”、“风餐露宿”，深入中国内地调查旅行。旅行调查的项目涉及中国各地政治、经济、商业、地理、交通、风俗习惯等。

这一时期，书院的调查旅行活动范围广，有些调查，目标非常明确，直接为日本政府提供情报。如 1902 年，日英同盟缔结以后，日本外务省指示同文书院，调查中国西部边境地带俄罗斯侵蚀中国的情况，书院便派遣林出贤次郎等五名学生到中国新疆一带调查旅行。1905 年林出等人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到达乌鲁木齐，最后到达伊犁地区，共用 270 多天，行程 4500 多公里。调查旅行归来，他们向日本外务省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从 1907 年起，日本外务省开始对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旅行提供补助金，该院的调查旅行扩及中国各省区。

1914 年，东亚同文会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在东亚同文书院增设农工科，为开发中国资源培养“人才”。日本政府同意后，书院于是年 9 月增设农工科，招收日本农工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授以农学及土木、采矿、冶金等知识，毕业后

从事于中国的生产工业。1922 年，据说由于书院财政窘迫，又废止了该科，同时停止政治科的招生。

第二个时期，根津一因病于 1922 年辞职，日本岩手县知事大津麟平继任，三年后近卫文麿继任院长。1921 年，东亚同文书院的修业年限从三年改为四年，同年，日本政府“颁布敕令，将该院改成专门学校，按照日本专门学校令处理”[7] (p42)。

这一时期，该院的调查旅行活动扩展了前期的路线和调查项目，使其更加专业化和细密化，因此，被称为“圆熟期”。在不同地区，其调查主题不同，比如，在中国南方是金融，在北方是羊毛，在山东、河南是棉花，在湖南是茶叶等等。这一时期，该院的调查旅行范围大、时间长，有的长达半年之久。比如，1920 年，第十八期学生的调查范围扩展到云南、四川、两广等地，第十九期更扩展至青海、宁夏等地。

这一时期，该院除招收日本学生外，从 1920 年 9 月起，还经办了中华学生部，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同时，东亚同文会还在中国设立了天津同文书院（后更名为中日书院）和汉口同文书院（后更名为江汉高级中学），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其增设针对中国学生的教育机关，主因如下：

第一，试图以办学来联络中日两国感情，消弭《二十一条》造成的中国高涨的反日情绪。1914 年，日本乘欧战中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出兵占领了我国山东，1915 年又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日关系迅速恶化，中国开始出现强烈的反日情绪。《东亚同文会史》中这样记述中国的反日游行：“游行队伍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中国人眼中，日本已成了仇敌，他们带着偏见，不管见到哪个日本人都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6] (p88) 东亚同文会对日本侵华的事实不置一辞，却把中日关系的恶化看做是感情上的问题，打算开办对华教育以联络两国感情。

第二，与西方列强争夺对中国的教育权。东亚同文书院经过长期在华活动，发现西方教会学校正在中国迅速增长，而日本除在东北办学外，在中国内地几乎没有学校。另外，它注意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大批留日学生纷纷弃学归国，而此时美英等国却在利用“庚款”办学，大量招收中国留学生。鉴于上述两种情况，东亚同文书院于 1917 年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扩大在华教育活动的补助申请书。与此同时，日本国会的一些议员也向日本政府提出，模仿美英利用“庚款”在华办学。日本政府最后决定将在中国兴办教育的事务交给东亚同文会办理，这样就出现了上述中华学生部、天津同文书院等学校。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探讨天津同文书院等校的问题，只对中华学生部的情况略加叙述。

中华学生部初设商务科，修业期限 4 年。但由于当时反日空气浓厚，凡与日本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受到中国人的唾骂，很少有人愿意上日本人学校，当时报名上中华学生部的只有 6 人。中华学生部的课程与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课程大致相同，只是将中国语变成了日语。中华学生部一直不景气，1921 年虽然招到了 35 人，但到 1924 年只剩下 7 人。招生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民众反日空气浓厚、军阀混战以及社会动荡等。1925 年中国兴起了收回教育权运动，西方教会学校及日本学校都受到很大冲击，中华学生部也不例外。1928 年，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等有关外人在华办学的规定，要求外人办学限期立案等，但东亚同文书院坚持该院为日本人学校，拒不立案登记。中国方面则宣布，不承认中华学生部为正规学校。这样，1931 年，中华学生部停止招生。

第三个时期，近卫文麿因政务繁忙于 1931 年辞去院长职务，由日本国会议员东亚同文会理事大内畅三接任，1939 年大内畅三辞职后，东亚同文会理事长矢田七三郎继任。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期，因战争原因该院曾迁往日本长崎，4 月又迁回上海。1937 年上海“八一三”抗战期间，该院再次迁回日本长崎。日本占领上海后，1938 年该院再次迁回上海。因原校舍已被战火毁坏，该院占用上海交通大学为校舍，一直到 1945 年解散为止。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书院的调查旅行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特别是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其活动被限制在日本占领区，但他们借助侵华日军及日特机关的帮助，继续进行调查旅行。这一时期的调查题目多是配套日本的侵略，应日本的侵华机构的要求完成的。比如，1939 年，书院的调查旅行项目明确规定，调查在占领区内“外人权益状况，日本人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新政权的统治经济等”[3] (p159)。

1938 年 11 月，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麿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申请书，要求把该院升格。一年后，该院获准升格为大学。升格后，该院设大学预科、大学部和研究部。预科修业年限为二年，大学部为三年，研究部为二年。预科招收中学毕业生，大学部仅设商务科，招收该院预科生。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东亚同文书院随之解散，结束了它在中国长达 46 年的活动历史。后来，东亚同文会会长、二战战犯近卫文麿畏罪自杀，该会群龙无首，宣告解散。

### 三

东亚同文书院的活动，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被中国人重视，因为单从形式上看，它只是教育活动，并且最初以“保全中国”相标榜，后来又以“两国联络感情”为幌子，这使人们在相当长时间内很难看清楚它的实质。另外，甲午战后几年时间里，中日关系有所缓和；20 世纪初，中国又出现留日热潮。特殊的历史时期，造成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幻想，人们对东亚同文书院就更难洞察其真实动机了。比如，东亚同文书院开学典礼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浙江巡抚余联沅等清廷大臣都派代表参加，并送去架辞，对其“保全中国”的“义举”大加褒扬。再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1913 年游历日本时，在东亚同文会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曾说：“昔当敝国危急之秋，首倡保全中国者，自东亚同文会始，前会长故近卫公，现会长锅岛公爵及会员诸君，皆以热诚图东亚之幸福。名之所至，实亦副之。”[6] (p15) 又比如，1900-1931 年期间，中国政府都没有重视同文书院调查旅行的严重性，不但给书院学生颁发旅行许可证，而且政要名人孙中山、黎元洪、段祺瑞等还为他们题词。如孙中山曾给第 14 期学生的旅行志《风餐露宿》题词：“壮游”。[9] (p62) 直至今日，还有人搬出孙中山先生的题词来为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正名。

但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并不像某些人描述的那么清白。如前所述，东亚同文会的历届会长及其会员大都是日本政界要人，这一雄厚的政治资源决定了该组织与日本政府的特殊关系，所以，自 1990 年起，东亚同文书院的活动一直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政府给予东亚同文书院大量的资助。自 1899 年起，日本政府每年给予该院“经常费”4 万日元。从 1918 年起又开始增拨临时经费，到 1923 年为止，日本政府共给予该院补助金 263 万余日元。1923 年日本用“庚款”办学时，制定了《特别会计法》。根据此《特别会计法》，该院自 1923-1934 年间共接受补助金 385.7 万日元，1935 年又有 34.5 万日元。[1] (p505) 《特别会计法》

规定,支出款项以岁出 250 万日元为限,而该院每年平均能得到 34 万日元以上,约占总数的 13%,可见日本政府对其重视程度。

第二,东亚同文书院是受日本政府直接控制的。该院虽然属于东亚同文会的学校,但它却直接受日本政府管辖和监督。东亚同文书院的院长任命、系科的置废、学制的变更以及校舍的迁徙等事务,大都由日本政府决定,甚至连书院教师资格也要由日本官方认定。比如,1921 年 7 月,日本政府专门颁发“三二八号敕令”,规定东亚同文书院的教师须具备下列条件:“(1)帝国大学或官立大学毕业,或经帝国大学或官立大学考试及格得有学士学位者。(2)经外务大臣认可者。”[7] (p42)再如,中华学生部是经日本帝国议会通过和外务省批准后才设立的。连东亚同文书院自己也承认,“东亚同文书院是在外国领土上设立的治外法权学校”,“学校的管辖权属于外务省”[6] (p85)。

第三,日本政府每年为书院选送约百名学生,费用由学生所属各府、县负担。以该院第二十一届(1921-1924)学生为例,其 118 人中,有 91 名府、县奖学金学生,19 名“满铁”资助学生,5 名日本外务省资助学生,3 名由其他单位资助。另外,日本官方对该院毕业生的待遇也有专门规定,1921 年的“三二八号敕令”规定,该院毕业生的资格与日本国内专门学校相同,“并可享受今后召集及免除高等文官检定考试”[7] (p42)。

纵观其在华 46 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在日本政府的操纵下,该院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培养侵华分子的基地。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该院的办学目的是为日本培养侵华分子。东亚同文书院的办学宗旨曾宣称:“讲中外之实学,育中日之英才,一树中国富强之基,一以固中日辑协之根,所期在保全中国,定东亚久安之策,立宇内永和之计。”[6] (p325)这种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其实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如前所述,该院的课程设置大多与中国有关,通过长期的汉语学习,加上特殊的专业训练,这些同样长着黄皮肤的日本学生,留上长发或戴上假发套,就可以自由地在中国内地活动。根津一担任院长时,曾亲自讲授伦理课,他把中国儒教与日本神教杂糅在一起,向日本学生灌输忠于日本天皇的思想。“根据根津的设想,燃烧着‘天皇的忠诚战士’使命感的行家们,以通商口岸为据点,像水浸染一般席卷中国才是最理想的。培养这些尖兵,乃是根津的东亚同文书院的任务。”[10] (p77)

其次,该院学生的旅行调查,为日本政府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十分重视的情报。自同文书院创设起到抗战结束,书院的调查旅行延续了 45 年,参加者达 5000 人,旅行线路 700 条,足迹几乎遍及中国每个角落。他们的调查项目涉及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类似于对中国综合国力的普查。他们把搜集到的政治、经济情报撰写成所谓的调查报告,每年印五份抄本,分别提交日本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在东亚同文会、同文书院也各保存一份。后来,以这些调查报告为基础,同文书院出版了《支那经济全书》和《支那省别全志》。毋庸置疑,这些调查报告为日本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难得的参考情报。早在 1904 年日俄战争期间,英国一个军中记者拜会中国某官员,在谈及东亚同文书院时,该官员叹称:“这是德国对法国历史的重演,1870 年之役,德人对法国之一切远较法人清楚,今日,日本对中国亦然。”[7] (p54)后来的事实证明该官员的确是有远见的。

再次,该院的学生直接参与了近代日本的侵华战争。据《对华回忆录》记述:“当 1904 年 4 月,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时,恰逢日俄之战,毕业生中有很多从军者,与当年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事迹如出一辙,实可称奇。”[1] (p490)1932 年“一·二八”上海事变时,该院应日本驻沪总领事的要求,曾

出动 50 余名学生为日军做后勤服务。1937 年上海“八一三”抗战期间，应日军要求，该院曾派出多名学生出任随军翻译。抗日战争期间，该院院长大内畅三曾极力鼓动学生参战，他说：“我们忠勇义烈的军队，在中国语言不通，不熟悉地理，很不方便，你们书院学生要发挥作用，去做军事翻译或后勤勤务，为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9] (p169) 这样，该院学生大多加入日军侵华队伍。如 1941 年，根据日本文部省的训令，该院学生编成 4 个中队，参加侵华战争。再如，1943 年，因日军前线兵源缺乏，向日本大学征兵时，该院学生三百余人再次加入日军，甚至连该院教授也应征入伍。

最后，该院的毕业生有不少在日本侵华机关中工作。据 1938 年的调查，该院 2684 名毕业生中有 1487 人留中国，其中有 415 人在日本侵华机关和伪满及蒙疆机关中服务，剩余的均在日本在华企业、银行、商务等部门工作。由于该院与日本外务省有不寻常的关系，其毕业生曾任职于外务省的有近 200 人之多，日本在华领事馆内也有书院毕业生。[11] (p54) 另外，该院同侵华组织“满铁”有很深的关系，其毕业生从第一期起，差不多每年都有在“满铁”就业的。

综上所述，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上，担当了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先锋作用，它的历史已成为日本侵华史的一部分。

应该指出的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虽然深受日本侵华思想的影响，但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学生在中国长期生活后，看到日本军国主义欺凌中国人民的现实，感悟出“兴亚论”的欺骗性。这些有良知的学生逐渐地转变为反战积极分子，用自己的行动，为中日友好尽了义务。比如，1930 年该院学生中曾出现左翼组织“中日斗争同盟”，该组织积极进行反战活动。1930 年 12 月 26 日，日本海军实习舰见习官 140 余人参观同文书院时，该组织学生安斋库治、白井行幸等人乘机向士官生散发传单，进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另外，在东亚同文书院中华学生部就读的中国学生，虽然接受了日本的殖民主义教育，但身处中国的抗日氛围之中，大多数学生并没有成为亲日分子，他们不顾书院的迫害，勇敢地投身于中国救亡运动之中。比如，1923 年，中华学生部的学生就以中国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起草了收回旅大宣言书。但无论该院日本学生还是中国学生的这些反对日本侵华的行为，都是与东亚同文书院办学的目的相反的。今天，某些人把这些学生的反战行为拿出来，为东亚同文书院涂脂抹粉，是徒劳的。因为东亚同文书院不仅没有支持这些进步学生的活动，反而用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甚至逮捕等手段来压制学生。

有日本学者说：“对于书院学生来说，去大旅行的最主要的目的绝不是侦察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事物，也不是完成调查项目，而是年轻人特有的浪漫，对于大陆、历史、冒险、艰难的憧憬。”[9] (p236) 笔者想问的是，假如今天中国也派几千名学生去日本各地调查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人该作何感想？还有的学者说：“平心而论，规模宏大的书院学生的社会调查，其深度与广度，都超过了旧中国历届政府对中国的任何一次调查。这数以千册计的调查报告书，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珍贵史料。”[5] (p44) 笔者认为，如果这也算是东亚同文书院的贡献的话，那么某些人所谓的“侵华有功论”也可以大行其道了！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2 年第 09 期 第 52-57 页

# 日本文化間諜中島真雄在華的辦報生涯評述

涂鸣华<sup>✉</sup>

中岛真雄是中国新闻史上重要的人物，他于甲午战争前来到中国，在华 30 余年，先后创办了 6 份报纸。其中《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在中国现代史以及新闻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国内有关中岛真雄本人的研究并不充分，除 1986 年邵加陵曾在杂志上摘译过其回忆录片段以外，就没有太多一手资料的披露，之所以出现此局面，很大的原因是中岛真雄长期在华从事间谍活动，注意隐藏行迹，其本人又以文化人的面目为掩护，难以觉察其行为。二战结束时，日本当局焚烧了大量档案材料，绝大部分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被毁，如日本外务省有关《顺天时报》档案就全部被焚烧。本文将利用现有的报刊、档案材料，以期对中岛真雄及其办报生涯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为后续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一、早年经历

《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报的创办人中岛真雄，万延二年二月二十六日（1861 年 4 月 6 日）出生于日本山口县茨城下平安湖，家境一般。给中岛真雄重要影响的则是他的伯父三浦梧楼 [1]，这是在日本军界、政界非常活跃的人物，他将中岛真雄收为养子，因此中岛在少年时就在三浦家中认识了不少活跃在日本政界、军界的重要人物，并且还作为秘书为其伯父代笔，为刊物撰写评论，为日后的报业活动积累了人脉和经验。

1891 年中岛真雄跟随日本间谍荒尾精 [2] 来到上海，进入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该研究所成立于 1890 年，由日本内阁机密费赞助，主要从日本招收学生在中国学习中文和英文。表面该校研究的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而实质上则是“使有为志士入其内地，分布开港场各要地，营各个商业及其它各业，因之平时精密调查政治及战略战术等实力及地理等……此实属我国对清国之长计” [3]。

中岛与宗方小太郎、田锅安之助、中西正树、岸田吟香等组成所谓中国浪人组，一方面从事刺探中国情报的工作，同时为山口县的《长周日报》无偿提供通信稿件。甲午战争期间，清朝和日本之间外交断绝，所有日侨都撤离中国，中岛真雄则留守中国。 [4] 日本在华著名间谍机关——日清贸易所被捣毁以后，里面的特务化装潜入中国内地，而中岛真雄则在上海负责将这些情报秘密传递到日本的任务。 [5]

荒尾精从中国撤回广岛后，号召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从军，这些学生赶到广岛的日军大本营，其中的不少人担任了侵华日军的翻译。而其中就有中岛真雄，1895 年他以《长周日报》从军记者的身份志愿从军，隶属佐久间将军，在军队之中担任翻译。在日本攻占威海之后回国。1896 年，又作为陆军翻译前往台湾，在叔父三浦观楼因闵妃事件被拘留后，他又回到日本广岛。 [6]

<sup>✉</sup> 涂鸣华，博士，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 二、《闽报》时期

中岛真雄在甲午战争后回到日本，参与筹办了同文会，1897年11月回到中国福建，负责《闽报》和东文学堂的设立，1899年担任东亚同文会福州支部的支部长。

在福建中岛真雄创办了《闽报》，他响应东亚同文会的倡议，开展“唤起舆论”的工作。他本人后来回忆起创办《闽报》的缘由，是因为“闽省与台湾关系甚重，意欲藉此以宣力于邦交也”[7]。看重的正是福建是毗邻台湾最近的中国领土，希望在占领中国台湾后接着染指中国的大陆，发展日本的势力。

但中岛真雄本人不久就离开了福建，《闽报》还在日本官方的资助下继续存在，一度成为日本在华南的第一大报。先是归台湾总督府属下的《台湾日日新闻》管辖，1918年台湾总督府和台湾银行成立善邻协会，该报则受此协会指导，每月接受此协会一定数目的津贴。

## 三、《顺天时报》时期

1901年3月中岛真雄前往北京为东亚同文会筹集活动经费，发现北京既没有外文报纸，也没有中文报纸，就萌发了创办报纸的念头。他从前帮助过的一位朋友饭塚松太郎，成为富商后，资助了中岛4000块大洋，特务和间谍中西正树也赶过来帮忙。1901年在北京城外的一个琉璃厂建立了印刷厂，并开始创办《顺天时报》，该报于1901年12月出版创刊号。

《盛京时报》的主笔菊池贞二曾这样描述中岛真雄创办《顺天时报》的历程：“庚子拳乱之后，在北平创办《顺天时报》，当时中国风气未开，凡新闻杂志等记载政治问题者，因适值太后蒙尘西安时期，先生为机不可逸，决计发刊，所以此事为中国首都空前之创举，颇属骇人听闻，驻华小村公使，不以为然，始终反对，”[8]表明当时日本官方对该报的前景还并不看好。《顺天时报》的名字是由同文会会长近卫笃磨所取，大概的意思是“顺应天时”，刊名由时任顺天府尹的陈璧撰写。创办后不久，《顺天时报》就遇到资金困难，中岛真雄回到日本，再次求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儿玉则找到自己的儿女亲家陆军相寺内正毅，寺内正毅就拿出5000日元支持中岛真雄的《顺天时报》。

在日俄战争爆发前，《顺天时报》大力宣传同文会的东亚保全论，“鼓吹报道西力东渐的真相，结果，已形成所谓先入之见，早使俄国报纸，无法上手，又从1906年前后起，本报（顺天时报）为对俄的主战论派，揭露俄国内幕，在政府及民间，传播俄国不足畏的思想。”[9]而战争爆发后，报纸则更进一步的成为战争宣传的机器，“开战以来，更每日以报纸及号外，派人到城门去免费分发。”这样不顾中国人民感情的做法，即使中岛真雄自己也觉得有些过分。更是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至有部分群众因激昂而向各国公使馆投石子，为此，北京使团的领袖公使，甚至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10]在这个情形下，和《顺天时报》对头的俄国《燕都报》不得不停刊。正是《顺天时报》的成功发行，引起了日本官方的瞩目，曾被评价为“在政治上邦交上之功绩，则真不可限量”[11]。

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岛真雄受日军参谋本部的邀请，在“满洲”军司令部与福岛安正将军从事各种里面决策活动。[12]营口从军期间，在军政官兴仓的要求下，兴办报纸。[13]于是中岛真雄以1万元的价格将《顺天时报》卖给日本外务省。

## 四、《满洲日报》时期

受日军参谋本部的邀请，中岛真雄在“满洲”军司令部与福岛安正将军从事各种里面决策活动。[14]1905年中岛真雄前往营口，在天津领事伊集院的同意下，开始筹办《满洲日报》。

1905年7月26日该报正式创刊，根据军政署的规定，采用日文、英文、汉文三种文字，英文是由军政署员，曾经留美的外交人员滨村善吉来主持，主笔则是稻垣伸太郎。该报的创刊词用日文撰写，大体的意思是：“满洲是清国的发祥地，地理位置特殊，它东连朝鲜，北邻俄国，俄国一直对这个地方虎视眈眈，俄国尽管在日露战争里打了败仗，但野心还在，这里就不会太平，为保护满洲，必须给满洲的人民启蒙知识，这就是我们办这个报纸的初衷。”[15]该发刊词与一年多后刊行的《盛京时报》的发刊词没有多少区别，也表明了中岛真雄办报思想的延续性，即遵循日本政府的国策，打击俄国在东北的势力。

该报发行的时候有四千份，而一百周年纪念刊发行的时候，增印了几千份，但该报发行了两年三个月以后，就转移到了奉天，并于1907年10月首先停止出版中文版，并于1908年5月全部停刊。

在停刊后，《盛京时报》还做过报道：“《满洲日报》前由营口迁于奉天，出版报议论正大，消息灵通，久为日本侨民之木铎，然东三省日侨无多，且境遇亦与本国异有种种，虽伸之苦衷经常甚难，是以该报馆拟自今日决意停办云，盖该报馆即于东三省最先发行之日本报章也，今一旦停办，吾人不得不代为惜也。[16]

## 五、《盛京时报》时期

1906年2月奉天军政署撤离营口，同年5月荻原守一[17]担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此人非常支持中岛真雄的办报活动，他在给日本外务省所写的为《盛京时报》申请津贴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在满洲的清国国民对我政策普遍知晓，同时为了我势力的扩大，由我方发行汉字新闻纸就是必要的，在北京创办顺天时报获得成功，在营口创办满洲日报也有相应成果的中岛真雄，在奉天创办了盛京时报，应当也会有很好的成绩，中岛是所谓支那通中人格优等的人……。[18]”中国在奉天的外交局总办陶大均也是中岛真雄的老友，对他给予了很多的支持，曾经掏钱支持中岛真雄创办《顺天时报》的饭塚松太郎，将饭塚工程局的办事处作为办报最初的根据地。

办报的人员主要由前外务省官员一官房次郎从《顺天时报》带到沈阳。报纸的名字沿用了俄国在奉天创办的《盛京报》，由翰林张元奇提写的报头，[19]而报馆的金字招牌“盛京报馆”还是俄军撤走后中岛真雄在俄军仓库中找到再利用的。[20]最初报纸的资本金为九千元，名义上社长为一官房次郎，记者有一官房次郎、佐藤善雄以及中国人陶植斋、俞继卿等。

创办者中岛真雄又熟悉中国社会，精通新闻业务，此外该报还因为日本政府的庇护，能够对统治东北的清政府进行大胆的抨击，此外在早期，还有不少革命者如徐镜心[21]等加入此报，宣传了不少革命救国的理念，因此在东北地区获得了不少的读者，发行量在他报之上。民国以后，该报成为东北第一大报，“九一八”事变以后，更成为日本官方在东北的机关报，直至日本战败投降。

## 六、退休回国

1926年中岛真雄将《盛京时报》变成股份制以后，就退休回到日本镰仓。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年，即1934年设立了对华功劳传记编纂会，“纂辑自明治改革起至‘九一八’事变为止大约七十年间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的大事和‘有

功’人员的传记。”中岛真雄作为主要作者，编纂了近 4600 页的《对支回顾录》，搜集那些侵华者的故事，历经八年完成。

1943 年 8 月 3 日，亡于神奈川县北镰仓山内长寿寺家中，死时 85 岁。

### 七、中岛真雄的报业生涯评述

旧中国日本在华新闻事业同其他外国新闻事业相比，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日本官方表面上以民间的旗号，实质上则为了其侵华的国策，大力通过新闻活动进行文化侵略，而中岛真雄则是执行这一政策的代表性人物。他本人的活动轨迹就与日本的所谓大陆政策息息相关。

比如早期在福建创办《闽报》，是因为中岛真雄认为“东亚同文会鉴于该报为福州唯一的日本报纸，其存废关系日本在福州实力之消长，乃毅然出资补助，继续发行”[22]。而他离开福建前往北京，则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战略从“南进北守”转而变为“南守北进”，[23]在日本最初的战略设想是先占领中国的台湾，接着以台湾为基地侵入中国南部，[24]但日本在中国南方的计划一再受到挫折，包括在厦门建立立足点的一系列图谋都受到挫败，而与此同时，俄国却趁着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机会占领东北，胁迫中国官员签订秘密协定，直接威胁到日本在朝鲜的利益，因此，日本在华政策就开始发生变化，转而全力经营东北，防范俄国势力[25]。所以中岛真雄就转向华北，在北京创办《顺天时报》，而日本开始经营中国东北以后，他则跑到营口和沈阳，创办了《满洲日报》和《盛京时报》。

中岛真雄有着文化间谍、军事特务和报人等多重的身份，他以报人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在华的情报刺探工作。其在华的报社就直接是军事情报刺探的据点。日俄冲突爆发前夕，接受刺探俄军动态任务的日本参谋本部谍报班成员土井市之进大尉，于 1904 年 1 月 10 日，赶到北京，潜赴德兴堂旅馆投宿，“同日深夜，要求在北京化石桥顺天时报社的家兄中岛真雄到寓所，详细商量关于今后的行动。”由此可以看到，中岛真雄和日本的参谋本部有着组织上的联系，并且负担有间谍的使命。中岛还将顺天时报社作为掩护其弟行动的据点，第二天，土井市之进就听从中岛的劝告，“潜赴顺天时报社内”，此外中岛还为之进行活动，把土井介绍给日本使馆公使内田康哉，以及武官处大佐青木宣纯，“告以任务的大要，并要求他今后加以指导和援助。”[26]为了土井的间谍任务能够完成，中岛真雄还为其弟斡旋，聘用了翻译，这诸多事件都表明了中岛真雄作为间谍的真实身份。

而作为报人，中岛真雄在华新闻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有几个，主要的是日本政府背后的大力支持，以《盛京时报》为例，该报的发行事实上并不足以弥补经营上的亏空，根据该报 1908 年 4 月到 9 月半年的统计，在日本外务省每月固定补助 500 日元，“满铁”以广告的形式每个月给予 200 日元补助，日本官方还给予该报无偿使用通信发送新闻电报的权利，并时常有临时补助的情况下，每个月还有 1 百日元上下的亏空。[27]也就是说若不是日本政府的支持，该报根本无法在华延续近 40 年的时间。事实上，早在 1908 年驻奉总领事给外务省大臣的信中，就表示该报若没有官方资助，就势必不得不终刊。[28]

《盛京时报》在民国时期遭遇过多次的发行危机，民国初年报社借口清政府下台革命军兴，报社中的中国人办报心不稳，而外部的办报环境恶劣，因此要求外务省增加补助，从每年 3600 日元的补助增加到每年 6000 日元。但民国初年该报发行量到 6000 份。但在 1914 年日本取代德国出兵青岛，引发中国民众的不满，该报纸发行量一度从 6000 份跌至 2000 份，中岛真雄向外务省写信求救，称德国人不断打击《盛京时报》，称主笔被德国人收买，发行也受到德国人的迫害，而

且德国人还大量散发“排日”言论，这不仅是对报社的打击，也是对“帝国威信”的打击，外务省于是补贴了 3500 日元给该报度过难关。[29]

1915 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民众对一直替日本宣传的《盛京时报》非常反感，导致该报的经营状况急剧恶化，欠款 6000 多日元，中岛真雄已经有了辞职的打算，在向外务省的求援信中就表示“十年的辛苦，渐次溃败”，外务省派官员前往该报考察财政，认为中岛确实没有徇私舞弊而是经营不善，后在“满铁”和外务省的援助下才得以维持。[30]

其次是他利用日本在华的治外法权，能够抨击当时政权的腐败而不受到惩罚，这是国内报人无法与其竞争的便利条件。一位沈阳老新闻工作者陈言曾写到：“该报设在南满站属地，中国不能干涉，任其发行，任其在报上随便辱骂中国人，正因为如此，许多读者愿看看日本在骂谁，怎样骂法，骂的理由是什么？这是盛京时报销路广的愿意之一。”[31]而同时期的中国报纸，就有因为言论而被查封者，如《奉天国民报》《大公报》等。[32]这是日本在华报人最具有欺骗性的地方，表面上抨击中国的政权，但实质上则为其侵略中国的政策张目。

以中岛真雄为例加强对日本在华报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在华报人二战前如何处心积虑为其大陆政策服务，他们打着报人的名目，却从事着侵华的行为，这批文化人包括菊池贞二、中西正树、佐原笃介等，他们大多毕业于东亚同文会，了解中国文化，一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这些人在某段办报时期，会在报纸上抨击清朝和民国政府的腐败，开启民智，甚至宣传革命，因此有很大的蛊惑性，直至今日，依然有些学者对他们真实面目不能有很好的了解，因此对这些人的研究应当加强。

#### 参考文献：

- [1]三浦梧楼，号观树，因反对藩阀政治而曾被称为“明治反骨中将”，1847 年 1 月 1 日(弘化 3 年 11 月 15 日)出生在日本山口县萩县人，参加过戊辰战争，在西南战争中作为第三旅团长，1878 年被封为中将，1890 年被封为子爵并当选贵族院议员，1895 年任命为朝鲜国特命全权公使，曾指挥杀害朝鲜明成皇后闵妃，1910 年后担任枢密顾问官，宫中顾问官等要职，日本大正年间，曾作为对立政党之间的调停者，在日本政坛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力。
- [2]荒尾精，1859 年生，1880 年进入陆军士官学校，1885 年进入“参谋本部支那课”，1886 年派往中国，1888 年在汉口设立“乐善堂药店”，作为在华特务本部，搜集云南、甘肃、新疆等情报，1890 年在上海成立“日清贸易研究所”，训练特务，搜集情报。甲午战争爆发后，派出 72 名学生报名参军，多数充当军事间谍，1896 年 11 月，到台湾从事侵华活动时病死。
- [3]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M]，王顺洪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07 页。
- [4]《菊池理事长谈话》[N]，《盛京时报》，1943 年 8 月 4 日，1 版。
- [5]《菊池理事长谈话》[N]，《盛京时报》，1943 年 8 月 4 日，1 版。
- [6]《本报初代社长中岛真雄翁在自邸逝世》[N]，《盛京时报》，1943 年 8 月 4 日，1 版。
- [7]《中国报界今昔观：录中岛翁谈话》[N]，《盛京时报》，1916 年 10 月 1 日，4 版。
- [8]《敬祝中岛真雄先生喜寿》[N]，《盛京时报》，1936 年 5 月 16 日 1 版。
- [9]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M]，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 496 页。
- [10]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M]，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 496 页。
- [11]《敬祝中岛真雄先生喜寿》[N]，《盛京时报》，1936 年 5 月 16 日，1 版。
- [12]《菊池理事长谈话》[N]，《盛京时报》，1943 年 8 月 4 日，1 版。

- [13] 《本报初代社长中岛真雄翁在自邸逝世》[N]，《盛京时报》，1943年8月4日，1版。
- [14] 《菊池理事长谈话》[N]，《盛京时报》，1943年8月4日，1版。
- [15] 李相哲：《満州における日本人経営新聞の歴史》[M]，东京：凯风社，2000年版，第155-157页。
- [16] 《满洲日报停办消息》[N]，《盛京时报》，1908年4月19日，5版。
- [17] 获原守一：1868年出生山口县，是日本明治时期元老山县有朋的亲戚，后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后调任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因突发胃癌于1911年死去，终年43岁，后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曾受获原影响甚深。
- [18] 《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N]，《盛京時報》. 明治40年1年10日至明治44年8月5日. B03040610100.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B. 1. 3. 1)。
- [19] 邵加陵：《中岛真雄在中国是怎样办报的》，《新闻与传播研究》[J]，1986年03期，第174页。
- [20] 《敬祝中岛真雄先生喜寿》[N]，《盛京时报》，1936年5月16日，1版。
- [21] 徐镜心，1874年出生，1903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法科学习，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山东分会主盟人，1914年因反对袁世凯在顺天时报报馆被密探逮捕，接着被袁世凯杀害。
- [22] 《中国报界今昔观：录中岛翁谈话》[N]，《盛京时报》，1916年10月1日，4版。
- [23] 胡秋原：《由“北守南进”到“南守北进”》[J]，《军事与政治》，1941年6期，第5页。
- [24] 高兰：《双面影人：日本对中国外交的思想与实践(1895-1918)》[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 [25] 蒋一兵：《试论1900年前后日本的对华政策》[A]，徐绪典：《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C]，山东大学历史系，1982年，第238-249页。
- [26] 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M]，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3页。
- [27] 《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N]，《盛京時報》，明治40年1年10日至明治44年8月5日. B03040610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 3. 1)。
- [28] 《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N]，《盛京時報》，明治40年1年10日至明治44年8月5日. B03040610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 3. 1)。
- [29] 《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N]，《盛京時報》，明治44年8月11日至大正4年1月6日. B03040610200. 外務省史料館(1. 3. 1)。
- [30] 《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N]，《盛京時報》，大正4年7月6日至大正15年3月18日. B03040610300. 外務省史料館(1. 3. 1)。
- [31] 陈言：《沈阳报刊史话》[J]，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3辑)》，沈阳：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版，第131页。

资料来源：人大复印资料 2014年02期